

寶初廣志

姜立羣選輯

重
訂
廣
初
廣
志

王漢波題簽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十號出版

重訂虞初廣志十六

全八冊定價二元四角

必真真真真真真
所 有 版 權
真真真真真真真

選輯者 姜泣羣
評訂者 楊南郵
發行所 東方書局
印刷所 東方書局
總發行所光華
印務所 東方書局
本公司定價二元四角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五百二十九號門牌
路口松盛街
中國華書公司
中國華書館
明華書局

分售處

香影妙品

柔韌



柔韌



柔韌

裝 橫 精 級 訂 一 厚 冊
定 價 大 洋 四 角

吾國青樓之盛昔以秦淮金閨廣陵
間爲最自滬滬拓闢洋場後車水馬
龍人烟極比故遊歷家譽評爲全球
上第三繁華場且于甲午逮至甲辰
年全國之烏衣子弟白袷少年羣趨
而至窮極揮霍競尚奢淫爲上海青
樓最盛時代盡此十年中而嫖界上
之異聞軼事亦最爲豐饒衢州名士
詹壇君時作寓公於此抱醕酒婦人
之意日事徵逐於粉陣釵叢間見聞
所及仿板橋雜記之例作柔鄉韻史
一書間有名妓與狂且之艷話蕩婦
與儇兒之祕史以及名士風流俠客
豪舉穠豔旖旎莫與比倫有袁翔甫
管秋初諸先生頌詞及沈悅庵先生
序文所謂以香鑄心心香吐以花
鏤筆筆花生本社覓得原稿用活
字版以淨白瑞典廠紙印行裝潢華
美校讎精良猶其餘事

總發行所
第
五百二十九號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光華編輯社

出版者 文藝消遣所啓

臥雲山房戎衣道人書法潤例

王君漢波關中漢南人素嗜讀尤好書幼承訓庭卽以書法見稱及長習弓馬入軍校握兵符帷幄之中亦常研究書理故其書法甚工且神化古今碑帖純然自一家也然性喜清高尤愛山林風味不求聞達者久矣同人等邂逅滬瀆時相過從佩其一筆雲煙特勸行旌暫駐代訂薄潤以公世好

匾額

每字一尺以內二元尺五以內三元二尺以內四元再大另議 檻聯 三尺元半四尺

二元五尺三元六尺四元七尺至八尺六元

屏條

每幅四尺二元五尺元半六尺二元八尺

三元 中堂橫幅 照屏條加倍

冊頁手卷

每尺一元過尺酌加 琴條 每幅一元

三行為度 密行另議

團扇 每柄一元

壽屏碑版另議

楷書及金篆加倍

孫贊良

方樵舲

蔣維翰

于右任

黃少岩

陳匪石 姜泣羣

王寵惠

林志華

陳去病

丁福保

葉小鳳

李晦庵

楊南邨

乙卯仲秋代訂

寓法界里貝勒路吳興臥雲山房
第十五號

收件處上海新開天寶書局

虞初志補卷十一

廣

初

補

序

過墟志并序跋及心史先生考證

鄧水 姜泣羣選輯

墅西逸叟

昌黎傳坊者王承福述其言曰。吾入富貴之家。有一至者。又往過。則爲墟。有再至三至者。又往過。則爲墟。蓋豐悴去來。盈虛倚伏。是乃天道。又况積不善之家。尤招禍速。而報不爽哉。余祖塋在七浦塘。歲時祭。掃舟行過大橋。見黃氏所居。周遭皆石砌。屹如堅城。岑樓門角。邃室鈎心。遠望有葱蔚氣象。不數年而化爲焦土。又數年而爲勢家塋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余與坊者相隔七八百年。而過墟生感此情。若合一契。歲癸丑張媼以年老北歸。余側室吳與張爲中。

表姊妹。張時過余舍。爲縷述黃顛末。且舉其手錄一冊示余曰。此劉母女兄弟。平日往來筆札稿也。於是據摭舊聞。綴以張嫗所述。敷繹成文。名曰過墟志。嗟乎。今之趨利如驚者。亦可爲殷鑒也已。然亮不撫七。則劉不據。亮不妻劉。則七不至此。中有天道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非一朝一夕之故。彼三秀者。天特假其才貌。以變置黃氏資財耳。厥基既覆。旋擢儲嬪。卒且慶毓螽斯。寵榮錫命。又曷嘗以妖冶傾人之國也哉。康熙歲次丙辰仲秋。望墅西逸叟書於坐忘軒。

此序以作者所以得其顛末爲緣起。頗得古意。卽近譚西國小說蹊徑。亦多類是。

以過墟志名書。其意在指黃氏之爲富不仁。卒之家財移於他姓。豔妻嬪於異族。爲世炯戒耳。至某王邸中事。乃故意鋪張。且據北來老嫗之言。非所目覩。又當時滿人驕侈之談。一軍官已不可嚮邇。不必果爲親王。讀者以其所

敍豪貴之態。而疑爲豫王或端重王。是未詳稽其時日之過也。

虞初志補

任陽爲虞邑之極東南境。地窪民貧。而黃氏獨以資財雄鄉里。居大橋。世謂之大橋黃家。余及見者曰黃亮功。自伊父積資起家。不置田產。專以權子母爲業。蓋見中原多故。增餉增役累也。亮仍家法。尤樂不疲。歲圃粟以千計。豆麥花布。稱是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米價騰貴。亮邀取重利。朱提成鎰。窖藏之。青蚨成貫。櫃藏之零星者必鎔成錠。積成貫。概貯藏而乃快爰。是積資鉅萬。而家益富。亮爲人陰柔。外若溫厚無稜角。中實機深。多詐性。尤吝。處置家事。節縮若寒士。層層謀朝夕。其父嘗令亮循輸粟例。爲護身符。亮蹙額曰。爹直欲兒作枵腹監生耶。每用一錢。輒沉吟良久。不得已。仍貯之囊。其素性也。家多權量。式同而用異。視出入而盈縮之。未嘗用銀錢。凡與人貿易。盡以折色。昂其價。但有厘毫利卽喜。邑中牙僧陳氏婦喪夫。欲他適。亮聞其挾重貲。欲娶之。父曰。嫠也。里中請婚。

虞

初

志

補

者多何必是亮曰彼以賄遷是足欲也遂娶之得貲五百金已而變其房產又得四百金陳善操家勤紡織亮得其佽助家業日熾已二十餘年終嫌其貌不揚心常怏怏間加惡聲陳有弟歲時或備果榼來視姊亮疑曰是欲希我津貼也因語陳曰汝弟至戚時來視汝意固善但我昨至左廂見其與某婢戲此何理也吾家範素謹而容此輕薄子乎陳心知其諱而微會其意遂屬弟勿再至自是親串中無一人告貸于黃者後陳病瘵死亮薄葬之蓋吝已財而陋彼貌也時亮年四十餘謀繼娶於是有議姻劉氏一事而造物變置之巧機伏矣劉氏者亦居任陽去黃三里而近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其伯曰廢虞邑諸生守正不阿端人也其仲曰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有季妹生之夕其母見紫氣繞室經時不散六歲母死卽自粧束能修容父教之書過目了了捉筆作楷秀雅可人學爲筆札亦朗朗成章十歲父又死倚兩嫂以居雖處女而擇擋家政如

健夫持門戶也。性高抗。不肯作伈伈倪倪態。遇難處事。一言立斷。動中情理。兩兄亦善視之。甫垂髫。嬌艷驚人。面方潔白如脂。微紅匀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頷微橢。通體長短停勻。襪履不盈四寸。蹀躡容與。真國色也。亮之父執曰。郁士英者。繩劉於亮。亮心艷之。謂郁曰。果字我。禮金初多寡不計。事成當厚以報媒者。郁乃言之於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萬無從意。此事我能曲成。但我非媒妁。而杯酒不沾唇。得無於心不甘乎。郁述之於亮。欲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爲仲壽。仲大喜。乘間言於伯曰。三秀（小字）妹行年十四矣。凡求婚者。非生庚不合。卽卜兆不從意者。良緣自有在焉。頃郁歸來云。黃某與謙偶語及內助事。問吾妹可乎。不可。伯默然。頃又言於伯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吾母彌留時。執妹手顧吾父及吾兄弟而言曰。此女吾所愛。俟其長。務擇家事勝吾家者嫁之。無與寒士。寒士能自奮青雲爲妻。擎福者世有幾人。但

虞初志補

願其安享素封。不至朝夕碌碌井臼傍。吾目瞑矣。今吾母雖終。言猶在耳。吾兄弟豈忘於心。前所云黃某者。積資數萬。倉庾如櫛。棟宇連雲。欲得妹爲內。母若在。必諾無疑也。伯作色曰。不然。吾母若在一。聞是言。必唾其面。彼之先陳氏奴也。本性王。背主而逃。易王爲黃。居於崑之石浦。至彼祖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邑勢宦乳嫗。宦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嫗故。委元課租。元恃主威。禾未登場。輒駕帳船叫囂鄉里。鷄犬不安。農人苦之。衆議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脚步錢。元於主人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以充已橐。遂以殷實起家。彼之積資累萬者。非由躬稼穡。親服賈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斂怨兩世而積也。彼父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酗酒漁色。鄉人目爲黃二傷司。謂觸之禍立至也。常悅一佃女。假其父錢而不責償。閱三年。權其子母。已逾倍蓰。乃攫其女爲妾。不久而愛弛。轉鬻於粵商。得白鑑二十金。有成言矣。女聞而縊。莫敢誰何。

虞

初

志

補

此固鄉里中所共知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洪雖富甲塘市。而市之衣冠中人。從未與接。一揖交一談。洪自知不容於士類。乃大營宅地於吾鄉。爲夜郎自大計。沒主田數畝爲基址。高閨厚垣。樓房盤亘。其廳亭壯麗。擬嚴文靖相國家規制。役佃民爲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至今過其地。望其居者。莫不切齒寒心。比之郿塢。勢宦死子弟。皆紈絰。不問生產。田皆四分五裂。盡授他姓。洪欺其無主。昂其價。侵匿其半。所獲復不貲。自是始不與課租事。鮮衣華履。出入隨童僕。爲鄉里中鉅富翁。席必首座。稱必丈人行。識者見而恥之。廢紳某。欲釀千金。謀復官。遣門客致洪。適同會者。皆邑中鉅老。聞之譁然。乃還洪銀。攘弗與同列。吾同學友汝南周氏。作醜奴兒令一闋。譏之有何物。催頭持了精鏐。便想烏紗隊裏遊。句一時傳笑。以爲美談。此又合邑中所共見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今亮之爲人。比之祖父。稍爲歛跡。然計升斗權。分毫刻剝窮民。專圖利已。祖孫

虞

初

志

補

父子是真一氣。虎兒狼種。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昔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東海王源嫁女于滿氏。沈約作彈章奏之事。見昭明文選。）貽臭千古。奈何踵其故轍哉。况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獨不爲妹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乃爲鄉黨所笑。仲知言不能入。爲之意索者累日。亮偵知事不諧。屢邀郁與謀。往返數四。仲亦無以應。無何伯應幕徵往山左。中途寄仲書。言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道路。詢其故。緣訛傳朝廷遣中使至江浙採民間女。此信至吳中。亦必擾擾。然訛言耳。萬無此事。不可輕信。妹終身事。慎勿因此輕率與人。仲得書大喜。四十金入吾囊中矣。因招郁令謂黃曰。姻事吾能主之。須無食前言乃可。黃卽諾。擇日納采。乃縮其二百之數而半之。復折其二。縮其四十之數而半之。復折其四。且命郁剖而中分之。曰柯儀。固總函也。仲懼甚。心知爲亮所賣。而口不敢言。先是仲得兄書。詭答云。兄書

虞

初

志

補

未到吾邑已盛傳中使採女之事里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忽
來家索錢不遂竟將妹年貌登冊欲告之官不得已仍諾黃請矣此貧家女爲
富翁妻未爲不得其所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亦無我責也伯得書撫膺頓足。
浩然長歎復作書寄仲痛加誚讓書未至而黃已委禽日蒞婚期矣婚之夕亮
頭眩暈者三踉蹌不能成禮廟見日本主先傾倒仆地家人咸驚異而亮一見
劉貌心醉迷迷然若陳思之遇宓妃於夢寐間也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
吾掌上珍因名珍珍五六歲間劉延熊耳山人爲推五行熊耳山人善談星所
言極驗人爭致之號半仙而山人行蹤詭祕時姓趙時姓呂或言其初從流賊
爲賊推成敗奇驗旣而亡命江湖至是挾術遊虞山劉聞以重禮延之座抱珍
於膝坐簾內聽之山人推之稱好者再是能富夫貴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
已生庚令推山人沈吟良久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人而坐台

壇有執政王家氣象。惜犯披麻貪狼兩煞。然福星坐照。彼兩煞特爲之用耳。鄉鄰婦安得有是。必給我也。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劉大喜。已而推亮。則搖首曰。苦命耳。腰纏十萬。不能享用一錢。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欲啖卽嘔。非苦何。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之爾。時舉坐闋然。謂其言何背謬。若是而劉聞命中無子。一言心動。猶以爲已命或宜有。而亮素性嶮刻。爲無子相也。於是有母養祿產。意蓄而未露。有張媼者。乳劉者也。寡而無子。依劉以居。劉以爲心腹。私與語曰。癡老子。不知何了局。年將半百。止一女。但兀兀特籌握算度朝夕。竟不思身後倚託者爲誰。媼曰。俗有引子之說。謂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子。爲之兆而引之。往往如所願。是亦何不可爲者。劉領之。而向所蓄意。於是益決。時亮一切家政。皆聽命於劉。某處寄金若干。某櫃節錢若干。皆委之劉。米粟出入。契券存發。及日記冊簿。皆經劉手。劉才固敏。遇事無不咄嗟立辦。

亮奉之如神明。劉櫛嘗爲捉髮。溫浴嘗爲拭體。又嘗坐劉床畔。爲劉翦爪。劉寢而起。爲之傳襪。納履。而劉嘗傭奴其夫。呼爲老牛。少不當意。輒批其頰。亮唉而受之。微曰。好言之。何怒爲。以故凡劉意所欲。無不傾聽任指揮。一日亮從近里收賃歸。見劉擁珍坐燈下。乃撥掠其耳上金環。戲曰。珍且入塾矣。而汝不復孕何也。劉叱之。正色曰。火燒頭尙作此狂態。吾適有言。欲喚醒汝。俟少間言也。乃入房閉寢門。於枕畔觀縷移時。次日亮夫婦早起。命庖治盛饌。邀二劉謙會。時伯已回家。五六年足未嘗一至黃所。劉恐伯之固却也。私遣張嫗致書。曰。兄固愛妹妹。豈不知。但妹旣歸此家。凡此家前事。姑含忍之。兄妹自有天倫。義固無可絕也。今聊具杯酒。爲戚一申款洽。兄來。則妹愈有光。否則置顏無地矣。伯不得已。偕仲往。姑與亮相見。語間輒呼亮字。而仲則如其所應稱。宴旣畢。伯入辭。劉若爲無意也者。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兄第三子金印官來此依我。與珍。

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吾兒七舍可來也。劉默未有以應。而仲卽於明日攜其子七舍至。依劉以居。劉之爲亮謀也。意在伯之子。以其弱不好弄。且因是爲修好地。仲則其素所心鄙。絕無撫其子意。亮見伯落落難合。而仲突梯易籠絡。劉因七至。惹大拂。而亮反懲惡之。七生而驗。性暴戾。比長與珍戲。珍怒白之。劉撻之。自是宿之外舍。食不令同席。時來時去。一任其意。而七遂與羣惡少遊。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籍妻東徙於虞。富而能仁。鄉里稱之。夫人陸好善。年五十。所生一子。溫文厚重。錢翁課子嚴。必俟入士籍。乃與婚娶。故弱冠而未聘。室時。吾虞初隸新朝。邑中作粧點太平景象。夏之五月。盛爲競渡之會。錢氏子侍其母往觀。而鄰舫則劉與珍兩家通問。知爲近里眷屬。各過舫。款語良久。錢母歸語翁曰。劉固倩麗。異表耀人目。艷於少艾。但少涉輕露。其女則嫋雅淑婉也。於是從翁遣人請爲婚。而劉亦以親見錢氏子。知爲

佳婿遂諾之。

按虞隸新朝妝點太平。五月盛爲競渡。此必在順治三年。蓋南都破二年五月至六月乃下蘇垣。七月初屠嘉定。是年五月虞未隸清。且尤無太平景象可言也。

初志補

七忽作靈言曰。姑以珍字我。故撫我于家。今乃背約奪我妻。則以字人。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兩兄呼七至而痛笞之。且詰之。珍字汝何據。七無辭。旣而謂仲曰。七不過激我爲其娶妻耳。然直言何害。乃出此橫語。奚以百金爲七娶妻。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之。且以已所得。蓋田三十畝。界之。曰。劉產仍歸劉氏。吾無取若家毫末也。七好博。日與羣邪狎。未逾年而田產盡賣。妻無所歸。溺死。仲惡其無賴。屏弗子。寄身博場。錢氏子游婁庠。翁謀娶婦。擇吉遺媒往。而劉不允。曰。吾女穉隔簾。且羞見人。奈何楚楚與彼家上下相見。無已。則令婿來贅。乃可。亮恐。

虞

初

志

補

壻來而糜酒食也。又恐其久居於此。食指漸繁。而苦於供給也。且恐其覲見我多藏。而尅扣其萬一也。遂不主娶。主贅。劉媼爲之不妝。不食。不服褶服。坐於床。呼亮至。詈之曰。汝知珍爲我性命。乃必取之懷中。而逼之遠去。設是心者。狗彘不食其餘。亮恐急扶之起。好言曰。汝欲贅則贅耳。何自苦爲。劉始下床治家事。而錢氏子得贅於黃焉。劉令張媼設臥具於珍寢所之翠窓。凡夜間有所聞。輒報之。婚次日。早起入劉寢所。至床前耳語。劉訝曰。燈下嚴粧獨坐。珍竟未之寢耶。何孩氣乃爾。又次日。媼復耳語如前。劉蹙眉曰。苦我兒。又次日。媼復耳語久之。劉喜形於色曰。伉儷固宜如是。自是以珍故。於壻特愛之甚。凡衣服之需。盤飧之奉。惟恐不獲當意於錢。致不獲當意於珍。既彌月。錢翁迎其子婦。從師課讀。劉謂珍曰。時眉(錢生字)未來。無輕處新室也。於是遷珍於己寢之左。令張媼作伴。時七爲敗類。苦飢寒。敝衣破帽。躡跼牆垣間。頻向劉索衣食。一日忽又至。

虞

初

志

補

適珍坐寢所束足。七窺之良久。珍起見之。厲其色不交一語。七乃戲曰。珍姊向者我問爾幾時招婿。諷怒罵我。前日白面書生何人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未歸。而姊獨寢。得母寂寢。珍又不答。而從劉於曝麥場。是夜珍就寢。聞床下簌簌有聲。急呼有賊。亮持梃至。見賊之足於床下。痛擊其脛。賊大號。視之則七也。劉忿極。引翦刀搠其股。血流盈地。亮縛其手足。閉之室。劉擁珍曰。驚我兒。珍泣。劉亦泣。天明珍起。失其小履。劉於七懷中搜得之。撻之無算。須臾仲至。欲投之河。劉縱之歸家。仲乃銀鑰困之。仲之妻有舐犢愛復陰脫之。而七仍與諸惡少爲伍。且聚謀欲甘心於劉有日矣。時亮已六十有餘。嗜利益甚。見奴婢衆。慮其坐食。乃多畜雞豕。每奴委豕幾口。婢雞幾隻。日課其利。彘子若干。售錢若干緡。雞蛋若干。售錢若干緡。凡諸自奉。益加裁損。但菽乳一方。日爲常昧而已。歲丁亥十月。亮早起。手持一簿。欲劉登記。蓋隔宵曾與鄉民權子母錢。斷斷爭之不已。如

其欲乃已。至是早起。欲登諸簿。及寢門。忽仆地不起。劉驚急與珍扶至寢處。手若有所指。而口不能言其處。須臾形神離矣。

虞初志

按此處明點亮死在丁亥十月。丁亥乃順治四年。時江浙皆下。據東華錄多鐸。早於二年十月還京。博洛亦於四年四月凱旋矣。此後安得尙有留鎮江甯之事。

亮死。鄉里中無一弔唁者。劉於倉卒悲哀之時。曾見七突入緯帳中。憑棺呼爹。似爲號泣狀。旣而呼劉曰。娘取衰來。劉心知其意。遽作色曰。死者無子。安用斬衰。七曰。吾固子也。劉乃厲聲曰。死者姓黃。汝乃姓劉。何涉七。曰。幼撫我。長授我室。兼畀房屋。獨忘之乎。劉曰。如是則待汝不薄矣。汝復欲何爲。七曰。欲分遺貲耳。劉曰。有之。今分汝。乃令僕婦中之有力者。捽而秩之。七臥地輾轉號呼。口出惡言。劉愈忿。取白杵痛擊之。曰。此吾初次分汝貲也。七不勝楚。負痛而走。大呼。

補

虞

初

志

補

曰。吾必有以報吾仇。劉於是。有戒心。呼童僕至前。各給鉦一具。戒之曰。每暮夜。分布四野。伺有所聞。輒相應。未幾果有盜四人。自簷而下。劉急令媼啓小門。於宅後鳴鉦。四野鏗聲齊起。而盜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更備之。乃坎室側。各行道轉處。以爲阱。穴其壁數處。貯石灰於裏間。而以風車承其後。越數日。盜十餘人。艤舟於宅後之水門。夜半潛入圍牆中。始各執炬。斬後垣門而入。將近內寢。前道者遇坑而陷。餘盜方倉皇失措。俄間壁穴中石灰亂颺。目不能開。乃各棄械而竄。視陷阱則七也。墨其面。率惡黨劫姑家。劉曰。吾固知此獸所爲。俟其父至。共鳴之官耳。珍諫母曰。事大罪非輕。恐傷舅氏心。縱之若何。劉乃縱之逃。自是里中二十餘日。不見七縱影。劉連被七驚慮。七相仇不已。心常悶悶。百計沈思。忽言吾且安死者。乃葬亮於虞淲湖之祖塋。祭畢。謂其婿錢生曰。此處不可居。吾欲倚汝終身矣。於是先舉什器之粗重者。傭二百餘人。運至直塘。五

補 志 初 虞

日始盡。先遣珍歸。手持一冊付珍曰。凡汝房內箱櫃。是汝故物。今汝隨身攜挈。未曾開冊。此冊所開列者。白米百二十囊。黃米二百囊。每囊元寶二。又大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中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櫃二十有七。貯錢皆滿。中有某某字號者亦銀也。以上諸件。皆緊要列諸冊。我發汝收。悉照此冊。可無疏漏。至四日而銀錢衣服等物。亦已運盡。劉乃殺雞宰豕。遍召鄉里。貧農得二百餘人。飫以酒肉。呼至前。舉其積年價券。盡爲燒之。曰。吾欲爲死者資冥福也。衆大喜。復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斤。菽五升。衆益大喜。不覺羅拜。皆曰。黃母施恩於我等。并爲窮人折券而償債。凡經渠手。每不苛刻。今復行此。大度事。將何以報。劉曰。吾非望報。欲煩爾等者。有米二千餘石。能爲我運至直塘。醕酒肥肉。儘汝飽啖也。衆皆如命。經四日而運畢。時值歲飢。鄉間富家囤米者。往往爲窮民攘奪。劉反用窮民力。竟無攘者。凡黃三世蓄積。

不下數十萬。一朝盡輸他姓。造物變置之機亦巧矣哉。已而錢生來邀劉至其居。行有日矣。視歷乃不宜遷徙。遲三日乃吉。越兩日夜半而難作。李總戎成棟者。於宏光時降新朝。所過城邑。輒爲殘破。掠婦女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半及羅店鎮。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畜姬妾。於其中而居之。旋奉命征粵。則囑其弟奉母居守。而令心腹將帥。旗兵千人保松江。實爲室家計也。七之黨有爲守將標下汛卒者。當七爲盜而逃。卽走之松江。謂汛卒曰。得營兵百人。銀錢米粟。可捆載而至。卒曰。此險道。不若首之主將。儻重獲。則爾有功。非得官卽邀厚賞耳。七撫掌大喜。曰。吾將得官。於是首之主將。謂劉擁資百萬。如乳虎噬人。一鄉恨入骨髓。得大軍除民害。取百萬資充軍餉。計甚便。守將以爲然。乃令偏裨某帥千人。由劉河經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時劉方封鎖樓房。誠居守者碌碌。竟日至夜。復與張媼整頓細事。素服淡粧。坐而

待日爲起行之計。俄而門外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千人一擁而入。啓其廩廩空。啓其窖窖空。搜其箱櫃衣服什器等。無一存者。裨將恚甚。見七與數人擁劉至方欲責問。而于炬光中望見劉貌。注視良久。忽曰。賴有此。不然將何以復旗主。遂擄劉而去。張嫗從之。是時旗兵廳人勞而無獲。各忿忿不待將命。亂刀刺七身。乃縱火焚黃居亭閣樓房倉庾廚庫。頃刻悉遭一炬。衆乃投七戶於烈焰中。掠近村數十家。稍取貲糧而歸。珍聞變驚絕號泣無晝夜。時已舉子乳冲錢翁患之。乃令子往松探問。以慰其念母心。至松則成棟親屬被收。凡所掠婦女。皆歸旅安置會城。(南京)

按劉之被掠赴松江。在李成棟未歸明以前。其赴江甯。以李甫歸明。隨李家屬被收。李歸明在順治五年。東華錄及逆臣傳皆可證。而風倒梧桐記又載其月日。五年四月初三。爲侍妾所激。至初十而往迎桂王。消息傳至江甯。必

在四五月之間矣。

虞

初

志

補

錢生歸邀劉仲偕往江甯。至都統署見有遼奉令條開一應逆棟所攜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諭。錢劉皆大喜。急欲入告而未有路。適有武弁自署出錢揖而問令條內語果信否。弁曰昨已領回三人矣。錢遂告以情。弁曰汝音似吳人。我亦吳人而投旅者同鄉之誼敢不實告。乃攜錢手至無人處語之曰王爺令條內固云爾。但黑都統司此事者非阿堵兒不可。錢生云所欲幾何。弁曰視婦女之年貌爲多寡。極美而年少者一百金。錢生曰適不及持來奈何。弁曰速歸取。五六日事可成也。錢遂偕仲歸取贖錢珍罄已所蓄。令生偕仲復往囑生曰誠得吾母歸雖千計萬計無虞缺也。於是持千金復至會城尋向所識武弁而告以物色已具。復許事成。酌金五十。弁喜謂錢生曰取年貌籍貫來。又云署內有掌家婆二太者。照管諸婦女。每百兩例予十金。否者必留難勒措。錢生曰無不。

補 志 初 虞

如命。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入署付二太查驗。遲久而出。亟搖手謂錢劉二人曰。無其人奈何。錢生惶遽曰。某月某日。某將至某鄉擄去。生親蒞松訪。確知某將獻入某總戎宅內。何乃無之。弁曰。吾豈惡孔方而過給爾者。適據二太回報云。實於三百餘婦女中。徧詢之。竟無有。爾得無誤耶。錢泣謂仲曰。甥壻此番歸去。女甥必死。女甥死。甥壻誓不獨生。乃大哭。仲謂錢生曰。哭無益也。不若仍求是人。或知一果否。確據。錢生於是前執弁裾泣曰。祈台臺示一果否。確據。當有以報。遂舉所許五十金予之。弁躊躇良久。計無所出。忽欣然曰。得之矣。乃疾趨而入。頃之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果否。確據也。非我不能取出。然幸爲我祕之。無洩之他人。我頭尙思啖飯幾年也。錢劉急揭冊細閱。至末頁。則果有黃劉氏及張媼二名。而朱圈標其上。注於傍云。選入王府。弁曰。何如此間果無有。吾終不爾誑也。錢涕泣不知所爲。劉仲曰。事無可奈何。且歸。於是返虞。不數日。而劉

書至先是劉被擄至松入李宅。李之母見而悅之曰。若固名家女耶。何妍麗至是。盍母事我。依我寢處。行將送汝還故鄉耳。未幾成棟以粵東叛。母與弟皆械送京。姬妾等俱聽本旂發遣。悉置之南京。劉亦入籍中。爲黑都統承管。關內署後馬廄傍坐地居之。婦女三百餘羣聚席棚。幾乎露處。又馬尿薰人。不能刻居。皆號泣不欲生。越一日夜。而滿洲太太來矣。滿洲太太者。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白顏頰圓而扁髻簪花。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皆跪迎。其管家婆二太者。叩首鞠躬。導引至席中遍望。作漢語曰。君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也。不知誰是有福者。乃側身入婦人隊。擇當意者拽其裾而行。得三十餘人。令至別所。各擺列于前。上下睨視久之。乃指而別曰。彼太長。此略短。而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諦視其髮及手掌臂指。復隔衣捫其乳。則又去七。僅存者五。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審其。

補 志 初 虞

音俟其答語。則耳屬之中有一婦女音微窳。(音與惡也)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且安坐。吾欲一觀履式耳。乃揭其裙。又兩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滿媼向劉作滿語。塞楞塞楞者。再四塞楞者。言最好也。復漢語謂四人曰。有侍婢乎。任隨爾行。回顧二太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至王府。劉持張媼痛哭曰。入此間萬無與珍相見日期。吾命亦休矣。媼亦相抱而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誠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汝等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以取鞭扑。已而三婦皆如所誠。膝行匍匐。叩首畢。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冉冉而來。倚柱而立。向左壁側其面目。不盼。燈下額光煜煜射人目。泪睫暈微紅。倍添嬌艷。王異之間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自號泣曰。我民間寡婦。被韃兵虜。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與吾女永隔。尙安。

用生爲。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乃撞其首於柱。滿嫗卽抱持。且踊且號。鬟髻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益異之。遂有憐愛心。諭滿嫗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嫗爲巧言百端。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饌。水果餌。粥糜熬黍。稠疊几案間。而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嫗憂甚。私語滿嫗曰。劉痛念其女故。悲毀至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歸。復掠直塘一帶。今及三旬。而女之存亡。音耗寂寂。計得一當通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少進飲食。滿嫗然之。爲啓王。王曰。速令寫書。可遣捷足往。滿嫗告劉。劉霽顏曰。汝累日所言。吾俱不欲聞。惟此言差強人意。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汝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虞。令我母子完聚。不期聖名眷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庭。廁身窮袴。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尙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累遭奢折而不

虞

初

死者。嘗與張嫗言。汝是我一點血脈。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戚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揣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真是假。尙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於七獸也。吾書至。而汝若無手書來。則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睇歸鴻。慰我愁思。若夫熑熑嫠婦。給事掖庭。凡所自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卽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辭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拏卻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兒珍兒。無爲我慮云云。卽緘書付滿嫗。嫗啓王命標將發捷足限兩日夜到虞。兩日夜返省。珍接書泣曰。不意今日始見慈親手書。錢生讀竟泣曰。何愛女情切也。回顧珍曰。事已至此。臨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至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此際殊難措詞。汝回書須斟酌出之。時劉仲適至。仲適書玩之。再四忽

補

虞

初

志

補

蹙眉曰。汝母執拗。不顧利害。王非他。當今王爺也。入關時。爲從龍第一功臣。至江南降宏光。平兩浙。貴戚而功高。威重莫比。乃欲唾面撞胸。徒以性命劙虎牙。萬一激發雷霆。吾與若俱無噍類。事已無可奈何。回書宜勸之婉。從珍曰。女無勸母失節之理。第本心則不欲其死。餘非所知。乃作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則兒亦生。母死則兒亦死。情殊戀慕。而無激勸語。錢生寓書于劉。則以曹大家勉慰。亦兩無所礙。而仲則私自爲書。不令錢生夫婦知。書中盛言王厚恩。選其寒微。不遺荆布。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因婦小諒。宜所不爲。又云當思熊耳山人言。此番作合。或妹命中宜膺奇福。末則告以房屋皆燬。縱使全節而歸。棲身何所。女婿外人終難倚託。何如自發根枝。使我兩兄亦叨庇蔭。乃署伯名於書尾。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玉爲發書。心感之。始飲糜粥。及回書至。亟開函。知珍無恙。不覺色喜。已而細味錢夫婦書中立言微意。又不覺涔涔淚下。繼閱兩兄書。沈

思久之。則又怒形於色。曰。非出伯兄之言。乃劉二所爲。四十金不獲如願。乃更欲賣我于旗下爲婢妾乎。令張媼火之。

按劉仲所言王之聲勢。讀者以是疑爲豫王多鐸。多鐸歿於順治六年。與後文情事不合。故跋語斷爲貝勒。後封端重親王之博洛。其實博洛亦歿於九年三月丁亥。與後文亦不合也。舊本作九

居無何。忽喇氏薨於京邸。訃至。爲位於中堂。凡本旗寵婦女。皆得臨哭。其在外者。穿素衣而已。蓋國制也。滿嫗語張媼曰。王妃薨。凡在府中婦女。哭臨日三至。宜凜遵無違。媼以告劉。劉曰。吾固啖此間飯者。敢違此間大典。乃葛髽縞衣練裙。素履而出。素艷幽姿。見者無不神魂飛越。王忽於中雷遇之。遽問曰。此婦得非髮長委地者耶。爲目送久之。密語滿嫗曰。此婦骨格不凡。可善視之。無使與羣婢伍。自是滿嫗見劉輒跪叩聽使。令惟恐不當其意。未幾王使雜沓而至。漢

虞

初

志

補

粧衣服一箱。滿粧衣服一箱。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弗視。旋又賜棗十斤。東珠百顆。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又弗視。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把手。帕二條。荷包四副。銀錠金錠各一盤。滿嫗羅列案前。又跪而告曰。皆王爺賜。劉又弗視。嫗乃曰。王賜宜面叩中謝。劉忽倒臥於床不起。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且泣曰。果也。欲婢妾畜我。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邪。王聞乃已。滿嫗私問張嫗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以殊禮。凡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承應。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之用意。不爲不厚。今忽喇氏薨。尙無子。羣婢中絕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而必自多齟齬何耶。如以孀婦自嫌。我旗下夫死輒嫁。以廣丁男向著爲令。何嫌之有。嫗曰。彼性高抗。在家喜南面坐。凡諸婢僕。皆屏息聽指揮。一旦欲卑躬屈膝。於王前。宜其甯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嫗語。

虞

初

補

劉曰。蒙尊禮至此。宜若可從。天生爾貌。決不令其落莫以終也。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滿嫗從屏隙中窺之。知其意轉。乃遍張燈懸綵鼓樂。令劉聞之。乘間更至劉前。附言曰。朝廷有定例。凡正室不孕。側室有子者。許奏聞。冊立爲妃。今之服止一品夫人服耳。後且更有貴于此者。至夜王以御賜蠟炬。導劉入寢。劉呼滿嫗曰。獨忘拜謝天恩乎。王乃命移炬至中堂中立。劉立王後而居左側。齊行九叩禮。至王寢室。劉卸金鳳冠。易命服。向王三拜三叩而起。王喜其知大體。有淑嬪風範。是夜劉遂侍寢。次日王悅甚。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府中男婦三百餘人。至劉前叩首稱賀。劉乃出白金四百兩。第其等而輕重犒之。闔府中皆大悅。王命陳劉二監聽劉使令。二監者。先朝內臣。年皆七十餘。劉乃作書。命二監往虞寄珍。曰。汝母命衰。失身叱利孽。非自作。叫天何辜。我生平不作短氣語。今且欲出諸口。不勝忸怩。而不得不爲汝言之者。母子本是一體。又汝是黃氏一。

虞

初

志

補

脈責無可辭。故爲汝聊白吾意。汝父生前實未嘗與我有一語忤。夫婦之私有
逾常格。無言息媿。不禁懷舊而暗自傷心餒矣。若赦諒亦竇恨而難于瞑目。今
爲之計。如訪立本宗爲嗣。分受萬金。綿其血食。一以盡生者之心。一以安死者
之魄。善體吾衷。是誠望汝。又二監乃先朝內臣歸旅者。須加禮款待別時。將我
所存元寶二錠。贐之亦使此輩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兒帽飾。
京樣手鐲一副。欲汝佩之。如見汝母耳。兩舅氏暨夫婿。余情耿耿。不及細訴。非
不欲訴。言之醜也。吁嗟珍兒。而今而後。吾不能依汝以居矣。夫復何言。二監奉
書錢生已偕二劉先啓行來江甯矣。時王以浙西民叛。奉命往撫。劉見三人至。
不交一語。但兩手捉臂。目視兩兄而泣。劉仲曰。今骨肉相聚。亦大幸事。妹縱
有苦情。可徐述。且無悲。旣而滿姬奉茶至。皆跪而進。稱二劉曰舅爺。錢曰姑爺。
始知劉已爲蔡文姬矣。遂不問入王府後事。珍奉母冬夏衣各十襲。小菜十瓶。

客點廿種。爻雞糟鴨等物數盒。皆手交內監掣至。二監備言珍款待加禮。贐贈多金。遍告同列。同列爲之噴噴贊揚。劉乃大悅。方劉伯之將至也。于其妹改節事。尙在疑信間。乃私問之。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罵妹。付仲轉達。拂衣先歸。仲接書曰。腐儒語。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旣而錢告歸。劉私語之。

曰。吾欲爲汝圖功名。但旂王英察汝。且勿復見我。我在南。在北。尙可知。爲語珍音。書弗絕可也。仲盤桓府中。獨無旋里。想遂與劉監結爲同宗。而共處于值房。未幾。王歸自浙。乃仲謁見。問劉汝兄才乎。對曰小有才。乃命仲辦理薪水事。按此處言王往浙西。未幾歸自浙。跋語以博洛平浙。遂附會之。博洛平浙在二年六月。與蘇松同時而下。今所敍乃五年以後事。不相蒙也。

居無河。內召還京師。至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乃駐行旌。檄中丞遍召良醫治病。皆云水土不調。宜用下利之劑。以瀉其溼。劉視方皆碎而焚之。謾罵

虞

初

志

補

曰蠻牛。王不解何意。似艴然。劉強起。擁被坐。牽王袖。令坐於所臥榻。手撫王背。附耳而告曰。吾病是姪耳。乃欲以下利殺我耶。王聞喜慰之至。如錦之添花也。越數日。劉體漸安。乃就道抵京。陞見皇帝。問年四十。何尙無子。王對臣在江南。得本族婦。劉已有身上喜曰男也。則函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之。賜人襪百斤。皇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乃遵例上請。冊立劉氏爲妃。仲以失節婦。貴在皇后之下。一品夫人之上。乃傾側擢挫于難婦宮婢中。而得之。噫奇矣。皇太后萬壽節。劉以王例。得率福晉等(鎮國奉國將軍妻俱稱福晉)入宮慶賀。皇太后見劉。卽問曰。聞某王妻艷極。此其是乎。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不減少女容也。又問何籍及進身由。劉具以實對。太后悅之。慶賀畢。日逆而送之。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尤物。翌日賜見錦綢百端。糖菓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以獎異之。

虞

王呼之耳。

初

志

補

按此處小注明曰鎮國奉國將軍妻。俱稱福晉。則劉之夫。當卽鎮國等將軍。特宗室有爵者。其先世或爵高於將軍。滿漢又隔閡。但視其豪侈之態。誤以是時朝廷重科場。秋闈屆期。命王監國。學官錄科試牘呈邸。內官送至劉所。劉偶閱姓氏。則其壻錢生與焉。蓋錢固以拔萃生入京肄業者。守劉前所誠。絕不入見。劉乃視其籍貫。校其筆跡。皆無訛。及侍王寢語之曰。日間國子監各官呈諸生錄科。卷中有錢某名沈堃者。乃吾壻也。王默然。是科錢果以經魁獲雋。明年錢試禮部中乙榜。未幾膺部曹之選。皆劉隱成之也。一日錢以公事詣王第。王命各官皆退。獨召錢進見。謂錢曰。若欲更見一人乎。遂延之入內。令劉出見。則已滿粧矣。黃錦袍銀鼠套。蒙首以紫貂。珠珥盈頭。如明星燦爛於髮鬢間。易履以靴纖窄如波凌微步。見錢至。喜形於色。曰。思吾珍久矣。近爲置宅一所。欲

令汝告假歸。挈妻孥至京居之。又仲兄患消渴。恐不測。汝可偕之還鄉。于是偕仲歸。仲中途死。錢護其喪歸殯之。而挈珍來京師。劉見珍相抱而泣。已而歡樂如初。或過珍寓。則又漢粧坐。魚軒女從百餘人。圍以步障而行。至則猶爲珍處置家事。年四十餘。尙有少容。凡一花一服。着其體。輒倍增妍。復姪生一子。非博洛事。

嘗倦寢。夢處故居。簿書契券。堆積案間。宛然黃氏盛時。覺而于心戚戚。適錢來候起居。爰問曰。吾前與珍書。囑其訪黃氏本宗。立爲後嗣。今得其人否。錢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又其人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統系皆

無考。吾前遍訪故老。顯示求後意。竟無出而應者。劉歎曰。吾欲延彼一線。如此奈何。乃出百金。遺紀綱至。湖爲黃氏修墓。且置墓田爲歲祀計。令兩僕守塚。至則墓木已刊。一望皆原隰。黃氏兆域。無由別識。或云去年爲開濬者。挖其墓。兆域爲河身矣。乃坏土爲三封而還。時珍舉三子。劉語之曰。次甥可姓黃。爲黃氏後。俟其長。可於黃故居遺址營第。使奉汝祖父祀。珍諾。不二年而次子死。乃命其季。季又殤。而黃氏遂絕。

補志初處

按順治二年。豫王等陸續班師。是年十一月。命甲喇章京巴山海勒章京康喀賴爲左右翼。同洪承疇駐防江甯。後又以巴山爲昂邦章京。卽將軍也。五年在甯納劉者。當是巴山輩耳。

評曰。文情婉約濃摯。以一失節婦而描寫作矜貴之態。使人亦頗重之。文人之狡猾乃爾。黃氏之積戾。從劉伯口中敍出。實卽作者不平之鳴穿插入妙。

令人益增其警戒。末至并敍其絕嗣。過墟之義乃足。全篇純爲黃氏而作。寫劉實以弄筆墨之巧耳。或題爲婦妹殊遇。豈非爲逸叟所弄耶。讀者悟此。可發神智。

蓬池山人跋。

嘉慶丙辰。從友人處見錫山錢嘯樓亦欲編彙鈔所見聞有任陽紀事四葉。略載黃劉顛末。因假閱未終。而嘯樓遽來取去。今歲夏五月。晤梅菴吳丈譚及曩所見過墟志。載黃亮功及記直塘錢氏事於康熙戊子冬。太倉錢寶通海寇餘孽。奉爲永興年號。糾合諸人。錢某與焉。事敗。錢某同一念和尙遁入海。至高聲。而直塘錢姓。以叛黨籍沒矣。記憶未能了了。今第見上卷鈔本。而分爲二卷。非全書也。天暮未繼燭。不及細詢。并假閱也。心殊耿耿。九月二十八日。過冰玉居士書齋。得覩是冊。因假閱旬餘。始知嘯樓所鈔多遺漏。有大

同小異者。而劉氏在亮功家。已有一女二子。蓋傳聞異詞。至於歸旅後事。又不若是冊之詳悉也。第二十葉首兩行。闕數字。閱東華錄參校。乃貝勒博洛也。滿洲貝勒子。在王公上。故塞思黑封貝子。已稱九王爺。順治二年。豫王下江南。奏令貝勒博洛平兩浙。降潞王。四年復命博洛爲征南大將軍。討浙閩。即是冊所云浙西民叛時也。時豫王早已班師入京輔政。旋以痘症薨。年三十有六。而博洛有六年掛定西印。從睿王討姜瓖。晉爵端重親王。志云內召。當在是歲前。劉氏年三十五。以序所云張嫗南歸。在於康熙癸丑。證之想劉至是始薨。年六十矣。至於墊租之脚米。食物之糟鴨瑣屑。備資考證。皆嘯樓鈔本所闕也。若錢沈望已登仕籍。或其族人從逆而株連。或竟如石門無黨。皆未可知。容再訪諸博雅者。果泉氏偶識。

按原跋如右。近見香艷叢書。亦閱此篇。題曰過墟志感。後無此跋。而有一附

志云錢氏以一念和尙逆案株連籍沒而黃氏產亦盡入官見沙溪妖亂志
摩西附志云云則尙有沙溪妖亂志一書紀一念和尙事余前考朱三太子
事與一念和尙相涉而未得其詳若訪得沙溪妖亂志證之又可詳其始末
矣原跋亦言錢氏通海寇餘孽奉以永興年號錢保見朱三太子案爲錢保
朱三太子有永興年號前考未及當以此補之

又按跋語稱博洛於順治四年爲征南大將軍討浙閩檢東華並無其事名
博洛爲征南大將軍征浙江福建在三年二月丙午前於二年六月已奉命
鐸命往浙及是乃再奉特命蓋爲肅江浙東及閩疆也四年四月凱旋而劉
氏之夫黃亮功方於是年十月病歿至五年夏李成棟叛耗至金陵收李家
屬由松江至寧劉乃入旂事與博洛無涉明矣原跋知世傳爲多鐸事之誤。
而以博洛當之固仍未審也心史識

記王輔臣事

劉獻廷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樗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髯。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鷂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擣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鷂子至。卽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卽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

不以一識馬鷲子爲榮。八王得臯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敖拜曰：聞有馬鷲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鷲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啓。教亦喜。俟其來卽率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傲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倅倅見于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轡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憐愛之。曰：兒矣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

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以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益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偬之際。死蠅我亦

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我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猶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盤。暨菜碟飯盂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罪我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召諸鎮來。聞縫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

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平言。吾問爾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座。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卽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掩口笑吾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快快亦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熟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

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於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衆當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期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爲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鷙子爲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

不可。其命欽天監擇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汝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祭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齎逆書二通僞劄

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職晉爲卿。而嘉輔至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卽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奈之何。平涼之兵旣殺經略。陝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卽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魯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

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他。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撒經略還朝。卽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具呈手裂之。曰。汝歸卽歸耳。尙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

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二
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
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賬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
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汝等。
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
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
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
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
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汝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
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
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

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汝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噀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疾厥暴死爲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余增遠傳

孫靜菴

明余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會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寶應縣事。劉澤清開府淮南。凌轢郡縣吏。增遠投牒棄官歸。畫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與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

鱉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臥榻之下。牛宮雞塢。無下足處。晨則秉
耒出與老農雜作。未嘗因其貴人而擾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
舊。以疾辭。天錫披帷直入。增遠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
天錫執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
去。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頭矣。慨世路逼仄。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爲確。
至欲著論以非孟。卒年六十有五。蓋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黃梨
洲送其榻前。欲爲切脈。增遠笑曰。某肺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
梨洲泣然而別。

傲吾曰。若水棄官不爲。寧授徒灌園以自給。非故鳴高抑亦當時世道人心
之不可問耳。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明祚之危宜矣。

王婉儀

闕名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亡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璣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一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既至刲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王婉儀等之託隱憂於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此文丞相見其詞所以有夫

虞

初

志

補

人少商量之歎也。是年王伯顏偏師徇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千夫長殺其與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畢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嵊縣。過清風嵐。婦仰天竊歎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囁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云。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口馬口。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死。其後石上血起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噫。使公卿將相貞守大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車夫鍋五

闕名

車夫鍋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短。從未至他省。偶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

虞

初

補

輿論價云將之江南鍋以不識路未卽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會知之鍋欲回店結賬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余上車行甚速鍋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鍋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鍋索錢予銀一錠次日天明已易地鍋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也如此已數程鍋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弄二鐵丸如彈子大有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幹長不及尺又數日鍋大惑每住宿酒食紛列驛之草料亦豐足從無人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櫓比帆檣如林更不知爲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卽渡江只以三驃行寄車旅店中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也鍋唯唯聽其所爲果登舟鍋聳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者余不理會從容驅驃行一手攜鍋走驚惶中只見四圍如電繞白光數十道上下如一無少定至日暮余問飢渴否鍋亦憊不可支下驃坐

虞

初

志

補

石上出蒸頭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奉贈。因於驃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毋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驃。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驃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徑。惟聞風聲樹聲。與驃蹄蹴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迤邐十餘里。止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令入。余怒甚。出二鐵丸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案上。取胸瞠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屋上。舉室辟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鍋共拔之。去其枝幹。夾棺駁驃背。令急行至山下。抬棺路旁。屬少候。余復回鍋遙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余返扶棺行。途中間車驃價甚。悉至江邊。舟人相助上船。登岸後。驃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

其易錢而斧資不乏。廿餘日入山東界。鍋知去黃縣不遠。一旦過辛家店。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驃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鍋私忖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同鄉切近。車驃僅可用。前承厚費。實已過之。勿須較量。余笑曰。真大解事。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回家守田畝。廿歲後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回頭。又於腰間取銀一包付之。鍋叩頭謝。尙欲有言。而風沙蔽日。微聞車行轔轔聲。偶回顧。但見白光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共銀二百餘兩。足敷車驃原價。此道光十幾年事。至咸豐初。鍋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字。當訪於岷崙之票間。

補 虞初志補 卷十一

道光時有京口武舉文某者。善拳術。習硬工。力舉三四百斤。氣不喘。而面不頰。誠勇士也。某日過維揚。行於郊外。時正炎夏。赤日如火。文汗流遍體。口渴難忍。急欲得杯飲。無奈荒郊僻野。既乏煙突。又絕細流。滴水難求。文覓之久。方得一破寺。入視。見蛛網滿佈。塵埃寸積。大殿中一老僧。跏趺坐蒲團上。文卽向之乞水。三詢不答。怒甚。奮拳擊僧胸。拳着如綿。而拳頓覺痛入肺腑。骨幾爲碎。然拳仍着僧胸。牢不可脫。欲推。勿能。欲收。亦勿能。文心知遇異人矣。急下跪求恕。又頃。僧始張目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少年何鹵莽乃爾。今日幸過老衲。不然廢矣。文覺拳自脫。不痛不癢。麻木乏力而已。僧曰。坐吾語汝。少年亦知吾何如人乎。曰不知。曰吾峨眉十八郎也。同師者及吾而十八人。皆擅絕技。善易筋工。北道無我敵也。某日。十二十三二師兄歸。乞於師。謂有夫婦二人。保鏢銀數百萬。由北南下。二人欲劫之。而憚其勇。慮勿勝。故特來請命。師兄弟共往。師勿許。然

衆師兄聞數百萬無不心動。遂共跪求下山。師嘆曰：孽哉！若少年不經事，不識世故耳。試思可以一夫婦而保數百萬，其技可知矣。所謂強中還有強人，在彼殆劍俠也。汝曹勿行爲是。衆反以爲激之僉。曰：我衆彼寡，無患也。師嘆息顧余曰：十八郎留此乎？衆皆以目示意。禁煙曰：余亦願往。師長嘯一聲，知不可阻，遂許之。惟囑余處處退步。余領之。隨衆下山。止於潼關外某山上以俟之。約二日。探得鏢已抵關。停關內某宿店。師兄等遂決意即夜劫之。防白日或不敵也。至初鼓。大師兄命余先入關探之。既至宿店。余躍登彼夫婦臥室屋頂上。揭片瓦下窺。見其夫已醉臥。而婦則憑窗於燈下製鞋。銀車皆列床後。余以孤身在此。且想及師言。遂不敢下。候久之。師兄等仍勿來。再窺。婦仍未睡。惟製鞋時。時以針抹頭上油。或就抵窗上刺之。既而魚更四躍。婦忽仰首曰：十八郎且下。余大驚。然心知逃必不能。故決死揭瓦而下。婦啓窗指庭中曰：速移之返。否則余

夫醒汝亦殆矣。噫少年乎。庭中非別余十七師兄也。而橫陳矣。余知不能敵。乃含悲忍痛。別婦眉十七屍。越關出至山而驗之。豈知無絲毫之傷。而人則冰矣。余亦莫解。痛哭至天明。於日光再驗之。始見十七師兄之眉心中皆有一刺痕。方知婦以針刺眉時。卽余十七師兄畢命時也。余葬屍畢。參透紅塵。遂削髮爲僧。今年七十矣。吾工尙在。子之受者。卽是彼十七師兄勝吾數倍。而勿能敵一少婦。子壯吾老。而勿能勝吾。子其猛省矣。文聆畢。汗流浹背。口亦不渴。卽別僧歸。他日再訪之。寺焚而僧杳矣。文歸。遂終身不談武。常以此事戒血氣少年焉。

嫖師女

劍嘯

滿清乾嘉會盜俠輩起。行北道者咸有戒心。凡銀貨往來。必以嫖師同行。有京宦某川人也。欲運銀數十萬旋里。惟以途徑皆山奧慮或不測。遂往前門外某著名嫖行請嫖師。適衆嫖師已各受所託。二三日前啓行矣。行中無論技之高

下無一留者。宦竭力懇行主婦設法。行主婦不能却。曰無已。其令小女一行乎。宦意將門虎女必不弱諾之。卽請見婦。喚女出。則一十齡丫角女。修眉星眼。杏臉桃腮。纖腰如柳絲。金蓮如釣月。體態有弱不禁風之概。可比之閨閣千金。不似鏢師女也。宦垂舌莫敢應。婦曰。官人毋小覲之。妾非言誇。敢保官人數十萬金。定能穩抵家鄉。缺一惟妾是問。宦壯之。遂擇日束裝上道。屆期。女跨黑衛來。不帶寸鐵。不携童僕。亦未見其母來送。宦異之前詢曰。小姐欲用刀歟。槍歟。曰無所用之。曰然則備鏢乎。抑袖箭乎。亦勿用。曰然則赤手空拳而云保鏢。豈有神術乎。曰余非仙。安能有術。請毋多言。行可也。宦不得已。心終惴惴也。一抵潼關。日尙未落。猶可行數十里。且此間向爲盜賊出沒之區。而女忽命停車。指道旁一大宿寓。云止此。宦訝之。而不敢違。及入店。見兩旁皆彪軀大漢。殺氣滿面。雙目耽耽視銀車。宦驚駭失色。顧女則坦然若未覩。逕入店索上房。命將銀

車皆推入。餘人各別居他室。女年雖稚。殊守禮。沿途皆獨宿一室。是夕飯畢。女命衆睡。而自索茶壺及杯。獨歸上房關門焉。宦驚心終不能釋。率衆執械守女室外。將近三鼓。微聞屋瓦鳴聲。宦急自庭隙窺之。則上房屋頂盜已滿矣。宦益失色。急再窺室。見女秉燭觀書。屋上有人如未之知也。少頃。屋瓦塊塊移而爲隙。盜皆以一目下窺。此時宦已急不能耐。幾狂呼脫口。衆止之。見女斟茶徐飲。飲盡。覆杯碎之。成細塊一堆。一手仍執書而閱。一手則拈杯屑彈之。如兒戲。又頃。杯屑盡。女擲書滅燭睡。盜仍張目下窺。不去亦不下。宦終夜不敢寐。守之天明。女起啓門。命車衆登屋收盜屍。羣始大異。及一一置階前而驗之。又無傷可得。細驗之。則雙目中微有血點耳。方知羣盜皆爲杯屑彈入目。貫睛而死也。宦悅服。敬女如神。於是沿途之盜。聞之皆莫敢擗女鋒矣。

邱從周

李澄

李賊既僭位。大宴百官於庭。百官拜舞。呼萬歲畢。各就位。舉觶。飲三爵。起奉觶。前爲賊。燭突一人。從階下解衣狂呼。時倉卒不及備。距躍至賊前。舉壺擲賊首。賊起不中。衆衛士羣起刃攢於身。大罵曰。逆天賊安敢如此。遂醢之。盡健兒邱從周也。從周爲某都司麾下卒。都司降。從周忿然曰。若忍爲賊官。吾不憤爲賊官役。會元旦。仍佯託治宴以擊賊云。

傲吾曰。從周亦荆軻之流亞歟。其勇義誠足嘉焉。彼某都司以身降者。視之有愧色矣。

陳圓圓傳

沙定峯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藝甲於一時。崇禎癸未。吳三桂慕其名。賣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尤甚。田畹者。烈皇田妃之父也。耄曠特甚。圓圓每歌必度流水高山之曲。畹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

虞

初

志

補

也。甲申春，寇患益急，軍書旁午，烈皇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晚進圓圓冀邀一顧，而帝以國事杌陧，雖居深宮，時翹首盼捷不暇留意。旋命歸晚第。當是時，甯武已破，賊雖已攻堅大創，而重鎮淪沒，聲勢甚盛。大同總兵姜瓖率十萬衆先降於賊。宣府總兵王通繼之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并昌平文武相繼迎降。蛇豕長驅，京師人人自危。內廷相對失色。吳三桂即於是時召對平台，賜蟒玉上方，封平南伯，出鎮山海關。丰采隱然，動一時敗將逃卒，多走依之。三桂亦以上下屬目誓戮力破敵，以慰衆望。時蓋以圓圓在京師故也。方吳之初召也，上下洶洶，傳賊且至，位尊多金者舉室作決絕容。田畹以貴戚之尊，奸人之伺其旁也久矣，今環顧中外，將帥聯翩，公無一與綢繆者，禍患之來不旋踵。豈待寇賊之至，而後及於難乎？爲今之計，可以爲援者，無如吳將。

虞

初

志

補

軍幸其來也。深情以結納之。庶緩急其有藉乎。晚曰。夙無縞絰。一日深詞厚幣。以納交焉。不獨人疑視我。且吳將軍奉召至京。加珂戴幘。從事君命。有不暇安所得而與之縛綰乎。圓圓曰。聞吳慕公家歌舞有年矣。不但爲盜賊奸人計。始與吳爲援。卽宴樂無事。而吳以一世之雄。致羨於公者若是。一旦有變。安知不卽起於石尉之禍耶。况今者國家之危亡。在旦夕矣。尙區區金谷侑酒者。是愛而忘終身之禍乎。盍以此納交於吳。吳必欣然樂從。於公無所喪。而結一大援焉。妾謂今日之計。無逾於此者。晚然之令所親通款洽於吳。出家樂盛設於庭。躬迓吳。吳欲之而故郤者數四。強而後可。至則戎服臨筵。懷然有不可犯之色。管絃雜奏。肴膾紛陳。晚爲禮益恭。而吳愈嚴重。酒數行。吳卽欲辭去。由不得已。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色。一雅妝者導諸美而前。三桂不覺神志移蕩。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傾城矣。公得無朝夕。

虞

初

志

補

擁之乎。晚遜謝不知所答。遂暢飲爲樂。甚酣。忽內召睡至。吳似不欲行者。不得已起辭。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正遲徊。欲請不得間。遽曰。公能以圓圓見贈。公無恙。國亦無恙也。晚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携之去。晚憤甚。然無如何也。吳得圓圓。昵之百倍。問曰。卿在晚第樂乎。陳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大留戀。遲遲不行。寇氣甚惡。嚴詔促其出關。欲載與俱。父驥時督理御營。恐帝聞其事。留之勿令往。三桂悵悵前進京師。旋陷烈皇死社稷。三桂聞變。據山海關。李自成旣入京。擄禁掖宮人之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憂國。屏聲色。鮮佳麗。有一陳圓圓者。絕世所希。田晚進御而帝却之。後晚贈吳將軍將軍去。留府內。今在吳驥處。是時驥方降。進於闈。自成見之。驚且喜。命歌奏吳歛。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等。已按拍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

虞

初

志

補

此樂何如。答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絕愛憐之因念。三桂爲已勅敵。今據其所愛。恐悉死以爭。乃遣叛將唐通賚銀四萬兩。犒吳師。并手吳讓書招之。書曰。汝以深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有素賞之計。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方。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擬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啞璧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身家骨肉。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爾殆有疑於括也。故爲爾計。如

此至囑至囑。唐通至關。謂吳曰。李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主軍共圖大業。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猶豫會倀者至。詢之。曰。吾家何如。曰。爲賊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倀者至。詢曰。吾父何如。曰。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最後一使者至。詢曰。陳夫人尙在府內耶。曰。賊得之矣。三桂瞿然起。拔劍擲案。曰。果有是。大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狗子。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斬來使。曰。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顏立于天地。死見先帝。何以爲辭。抽佩劍自刎。帳下止之。參將馮有成進曰。吾輩願抵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爲備。何必殺來使以激其怒。三桂從之。佯喜謂唐通曰。願一見東宮即降。報書復命。闖計以定王往。卽日遣別將挈定赴唐營。蓋唐通營自成入京時。卽營於山海關內。以禦吳師者也。三桂旣絕望。誓欲興兵。計舊帥洪承疇。舅氏祖大壽。皆爲清所嚮用。於是又有乞援之意。遂

虞

初

志

補

悉銳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至三桂軍。三桂致書絕父曰。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膝下。男以父蔭。熟聞義方。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恩。屬邊警方急。甯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何以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宴駕。臣民戮辱。不勝裂眦。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乃母之罪人。王陵實漢之義士。我父嘵嘵宿將。矯矯王臣。反幌巾幘女子。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始。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兒不顧也。并檄自成必。

虞

初

志

補

得太子而後止兵。自成得報大憤。盡戮吳驥家口三十餘人。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捲甲軍來歸矣。徒以妾故以致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得免。自成於是率劉宗敏九大帥等四十萬衆。號百萬。下令親征。三桂聞之。痛哭誓師。刻期進剿。軍聲震遠近。自成前鋒至關。三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自成大隊進薄永平。至一片石。巨壘連屯。圍三桂數重。吳軍望之奪氣。三桂知難與爭鋒。遂遣使乞援。口口口口口口總大軍將入塞。途遇吳軍。使疑之。口相謂曰。定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誘耶。且以吾堅甲利兵。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統大衆親來。志不在小。得無乘戰勝精甲。有窺遼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覩動靜。遂頓兵不進。駐營歡喜。嶮嚴整軍甲。休息士馬。遣使往吳營覘之。兩軍傳命者相望於道。吳使凡十餘復命。而口口全軍始至。共十四萬騎。三桂知口已口抵關外。突圍出外城。馳入口口口口

曰稱臣。髡其首。曰明朝文武素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我國何難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今日擊巨寇鴉張。神人共憤。士庶傷心。桂聞勇士不惜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且君后俱遭慘弑。桂世受朝廷厚恩。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於衷也。今日之事。誓死報國。肝腦塗地。所弗辭也。安問其他。痛哭陳詞。爲之改容。於是殺馬折箭。歃血爲盟。三桂前爲嚮導。總重兵居後。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三桂斬關直進。盡髡其民。迫於戰。兵髮尙種種。恐決鬪無以辨。夜半令軍士悉纏腰以白布。蓋三桂知入關後有數十惡戰。必致死以爭。而後勝敗可定也。部署略定。不敢與自成輕敵。委三桂當之。於是吳李大戰於片石。是役也在。則一以覬三桂之誠僞。一以覬自成之強弱。而三桂則前後俱敵。尤不可不悉力以爭。一勝始取信於人。

初志補

而有所依據。故兩軍相鬪。吳軍無不以一當十。戰方酣。縱鐵騎助之。風發潮湧。所至無不披靡。關兵大敗。劉宗敏所向無前。亦被重創。蓋關兵入都。恣意淫掠。各懷重資。無有鬪志。故及於敗。屍橫八十餘里。所棄輜重。不可勝計。自成狼狽回兵。駐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駢奉太子赴三桂軍。請各止戰。遂與自成約。□□□□□將奉太子卽位。自成旋。三桂以既有約矣。故自成得安行至京。時崇禎十七年四月念六日也。自成既歸。欲擊圓圓西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有二心。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制其死命。妾卽褰裳而西。不待大王命矣。自成凝思。圓圓曰。爲大王計。宜留妾以緩敵。當說彼以不追報王之恩遇也。關方新創。膽喪吳軍。聞圓圓言。畏其果。以所愛而躡其後。又不敢殺。以絕三桂留戀也。不得已委之爲西奔計。與牛金星等謀。曰。北兵勢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於此。卽十北京。不敵。

虞

初

志

補

一秦中險阻爲今之策。不若退處口以圖堅守。金星曰。大內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可棄於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作咸陽故事。卽後世視我輩者亦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也。自成然之所經之處。大肆焚掠。尸骸如山。然當時倉皇逃命。宮禁之焚。已救獲免。圓圓遁於民家。三桂旣與自成約後。不數日擁太子前進。棄定王於永平。傳檄至京。曰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爲復大讐。殲大寇。以奠神京而安黎庶事。竊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劇寇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各穿縞素。協力會剿。所過地方。供應糧草。務期罄擣巢穴。纖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檄至京。士民聞太子至。走相慶幸。共集貲爲三桂家發喪。吳軍至榆河口。檄其西。速追賊。不許入都。三桂拆軍追至定州。潛送太子於民間。時自成已遠颺。而京師延頸翹足。日望太子。五月庚寅。北

虞

初

志

京諸臣迎候於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迎者望塵俯伏。及至。非車宮也。各駭愕而退。入城始知爲自口口之攝政王也。三桂追自成過定州。及於真定。反兵入京。遂以前驅功封平西王。時十七年五月甲午也。聞圓圓尚在京師。急覓得之。相與抱持喜泣交下。嬖之甚於前。吳每酒酣。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清歌以和之。蓋欽其不可一世之概。而傾身事之。圓圓可謂知人。而延陵以婦人之故。始縞素興師。艷妻之禍。又烈於在昔奪人家國於牀第。衽席者百倍也。

吳梅邨先生圓圓曲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勵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謬。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整儀仗。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間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

虞初志補 卷十一

七十四

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座客。座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偏案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帥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拜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麗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驛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虞初志補卷十二

虞

初

補

遊天台山日記

鄧水 姜泣羣選輯

金病鶴

癸卯之二月廿三日。自嵊縣出南門。台門十里至阮廟。即應故居又十里過黃坭橋。又十里渡三溪橋。入新昌縣界。過鼓山。繞道上石城山。明山與南陰何君晉暉會稽屠君華伯同觀大石佛。佛長十一丈。廣六丈。宋時僧就崖石鑿成者。瞻仰片時。由翠浪亭而下。到新昌東門外。午飯罷。何屠二君送余至此而返。嵊復東行。過川路廟。十里至柘溪浦。雲散天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所過山邨曰赤土。曰燕窩坪。曰十佛嶺。木犀嶺。一路峯巒層疊。目不暇接。適大雨初過。山迴溪曲處。泉聲奔騰如雷。山家杏花處處開徧。柳絲亦漸抽芽。肩輿每十里一停。自

虞初志補 卷十二

二

新昌四停而至班竹。天已暮。投店宿。店號章。是萬山中之一鋪。通台要道也。是日得詩一首。曰。

久蓄探幽志。今朝慰夢思。登輿衝曉霧。渡嶺放晴曦。山店花爭發。溪橋柳欲絲。紛紛販牛者。知已及耕時。見牽牛下
來者數百

處初志

補

廿四日清晨。由班竹渡會市嶺。過黃板橋。十六里至天姥峯。寺破壞。寺前叢竹中有碑。嘉靖三十年。新昌令廣東新會何孟倫記。大道旁有唐李白夢游天姥處一碑。旁又一碑。卽刊太白夢游天姥吟一篇。皆新昌令韓藻立。又行十里到黃渡橋。又五里到天台關嶺。是新天交界處。時忽起大風。顛狂不已。萬山松林中。如有無數虎吼。又十里至烏樓。經石板渡三茅橋。十里至大路下。又十里到何方店。又十里抵三四州將軍廟。卽清溪橋天台城外矣。上卽赤城山。山頂有塔。時夕陽返照。飛霞半天。奇景也。又七里到國清寺。已上燈時矣。是日過天姥。

峯有詩曰。

破曉渡重嶺。氣氤路百盤。山深受陽薄。石氣逼人寒。幽澗流堪漱。遙峯秀可餐。青蓮留夢蹟。且住拂苔看。

由天台關嶺抵八桂峯國清寺投宿。

寺隋開皇十八年爲僧智顥建。顥夢定光

公權書爲柳一塔臨崖峙。相傳隋文帝

爲母造福建紅牆。夕照移松深藏石路。鐘響動僧炊。莫

羨禪機活幾罹變法危。

是日適寺僧荆溪潘隱士。何處問殘碑。在國清寺前一

里見李中耆文集。國清寺夜雨不寐枕上作歌。

乾隆御製國清寺碑文云。五峯聳峙雙

台極山海之瓊奇茲寺復攬天台之全勝也。

男兒三十不探上林花。便當把酒談桑麻。四十不書竹

素功亦當踏徧青芙蓉。我生三十今已過。貢山無錢可奈何。四十匆匆亦將近。

阿婆春夢猶未醒。剡溪城頭黃鸝鳴。勸我快作天台行。天風飄飄吹我襟。筍輿拍拍如鷗輕。有客謂我且勿爾。斷崖絕壑茫無際。曠古豈有神仙事。劉晨阮肇

處初志補

話言耳。况聞七寸石樑無人登。萬八峯巔寒難勝。不如臥讀興公賦。空堂時聞金石聲。我聞客言笑且語。人生何事徒辛苦。環球都是崎嶇路。平地何嘗無狼虎。忠信可以涉波濤。何必鬱鬱居此土。而况眉峯遠遠送青來。引我日日心顏開。二百十里拜經臺。七日山程可違還。時乎時乎若再逡巡不前去。青春堂堂誰留住。

廿五日天將曙。枕上聞雨聲。甚不樂。及起見日光燁燁。遂促輿夫登程。出寺門左旋。上金地嶺。十五里抵佛隴真覺塔寺。寺僧詠荷留午飯。出其先師敏曇所刊天台圖見遺。烹香茗清話。良久別僧去。復前行。十五里過龍王堂。小憩。天氣驟暖。日色昏紅。左顧天柱蒼山。右顧萬年諸峯。晴翠欲滴。遂出輿步行平坡數里。多種桑麥。四山迴映。琪花瑤草。玲瓏彌望。時已春仲。林園梅花多謝。嶺角尙吐萼似雪。蓋山深氣寒。花信較遲耳。行行夕陽忽斂。暮色漸合。又越數重嶺。抵

虞

初

志

補

華頂寺。寺僧曉然。從鏡應聰等。賓客款留。遂卸裝小坐。片刻起視庭下。白茫茫雲氣迷漫。應聰謂余曰。此卽華頂歸雲。天台八景之一也。移時邀夜飯。蹟溪金君璞侯。淨土庵僧宗鏡。及應聰四人同席。香積廚饌。大異世味。且宗鏡能談詩。璞侯亦飽學老儒。一夕清話。足抵人世千萬歡場。是夜與璞侯同室臥。黃昏時。曉然及一指庵僧撥雲。多來陪笑。撥雲年已八十四。一日盲云。中年常遊京師。談吐無塵俗氣。亦一高僧也。是夜早睡。枕上聞風泉聲。疑下雨。呼璞侯曰。雨乎。曰否。此間風泉聲。本無時已也。

廿五日。途中得句云。

新晴鶯喚轉。起起上簷輿詩鏡。穿山腹。春痕透石膚。熒光非縹渺。仙蹟縱虛無。
萬景難收拾。僧造一幅圖。真覺寺僧詠荷天台全圖。華頂寺與曉然上人談時事。寺在縣里天台第八重最高處。少晴多晦。夏有積雲可觀。日初出。光景勝。俗宗絕頂東望。滄海彌漫無際。上瞰衆山如龍虎。蟠踞旗鼓布列之狀。艸木蕭鬱殆非人世。

虞初志補 卷十二

六

大地風波懸。中流駛鐵輪。嚴關空鎖鑰。虛礦指金銀。洗耳亦無補。授書安有人。
去天真不遠。我欲叩天閣。

虞

華頂寺贈金璞侯先生殿英

一笑相逢在華頂。千年同派溯仁山。莫嫌風裏萍緣淺。河鯉雲鴻好往還。

初

蹟溪雲氣慈。村月彼此從今釋未能。千里神交原有幸。兩家紅豆一家燈。先生即家

山中之蹟溪去
華頂二十里

志

廿六日起知天晴。不暇晨餐。卽促輿行出寺門。頃刻起大霧。去拜經臺尙有五
里。迎峭風直上。霧重幾不辨徑路。路旁夾種婆提樹。亦不能分枝葉。但見輿夫
髮上如露珠。涔涔下至太白堂。幾不敢前行。遂入門小憩。且俟霧稍散再行。堂
中有唐李太白讀書處七字碑。係光緒十六年吾鄉姚福均先生同南海潘衍
桐學使紀游而立也。坐久霧仍不散。促輿人行。皆有難色。不得已復衝霧上遂

補

虞

初

志

補

登拜經臺。臺旁有一茅篷門未啓。叩之無人應。余卽從臺旁徘徊四顧。雲天一色。身如履雲頭。萬山不知何去。寒氣森森。不可久留。即命健夫胡寶捷。兵印士縣親隨者拾片石而下。仍回華頂寺午饭。

拜經臺

卽隋時僧智顥與司馬承正晏坐修真處孫綽所謂陟降信宿迄平仙都是也。有葛仙公丹井王右軍墨池上。卽降魔塔峯左有龍爪泉右有

黃金洞其阿爲善興寺

拜經臺迥絕。大好此登臨。又恐天風緊。停輿且正襟。大霧迷人路。峭風扶我登萬山都不見。任爾競崚嶒。

華頂寺飯罷。與璞侯及諸僧別。行十五里至方廣寺。初擬暫停。觀石梁瀑布。直至萬年寺投宿。乃下大雨。不能行。遂卸裝方廣寺。雨過同齊璠甫敏瑛許渭陽瑛訪石梁。登曇花亭。亭外卽石梁。梁闊七寸。長二丈。三丈就余觀之。則不满也。下刻萬山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潰。百丈不

虞初補志 卷十二

八

止。余不敢從梁上行。梁東塊杏花正開。梁盡爲銅殿所隔。霞客云梁盡爲大石殿也。殿立西塊高二尺中置小銅佛五百尊。

處初志

余從別徑抄至西塊。卽銅殿後有小花樹。折一枝頗香。問僧。僧亦不識。何花殆非世間物也。梁下石壁上鐫飛梁懸瀑四字。梁之西摩崖棲真金界四字。曇花亭北有蓋竹洞天四大字。嘉泰年丁大榮所篆刻

余與齊許兩君。搜尋奇僻。攀蘿陟險。衣履沾溼。日暮乃還方廣寺。與齊許諸君同飯。飯後歸臥室。僧成茂時來陪話。至二鼓乃去。余亦就睡。許君渭陽登拜臺得三句云蹀躞偏全求惟茲萬八峯嶺尙餘淨土屬余爲下聯余對云蒼茫凌絕頂。可笑三千世界都是浮雲。

方廣寺看雨。

白雲飛不盡。幾片釀成霖。煙濛襄陽晝。泉流太古音。一樓天地合。萬籟磬鐘沈。我本忘機客。何妨山更深。

夜雨聽成茂和尙談庚子冬被訊之事。直興是年京師董軍一轍。

世亂原多盜。興師盜更多。深山幽遭刦。何處避干戈。

虞

初

石梁觀瀑歌。余曾見美國奈亞格刺瀑布圖咸謂世界瀑布之第一以余觀之彼蓋由蘇比利阿雷倫美哲斯伊雷四湖所流出確有來源此則萬山會萃幾疑從天上飛來真奇境也則柰亞格刺安必居石梁右哉

昔聞天台山中有石梁。高懸飛瀑萬丈長。三十年來飲冰臥。夢魂夜夜飛仙鄉。忽然寥天一鶴招我去。飄颻扶病隨風雨。踏徧雲頭芙蓉路。曇花亭畔驚風絮。風絮茫茫春漸深。仙蹤渺渺不可尋。銀濤滾滾挽不得。直欲一瀉通滄溟。鏗鏘鏘紛鐵金初。疑澗底蒼龍吟。又如天上鳴風琴。嗚呼海天琴韻有時絕。此聲千古萬古不聞歇。藏山鱗甲隨雲飛。此梁千古萬古不能移。此梁此瀑無今古。令我欲補興公賦。此瀑此梁始何時。桃花無言安問之。余更有絕句云十丈噴

定銀漢何日許浮槎

虞初志補

廿七日晨餐由方廣寺冒霧行五里遇大雨盤羅漢嶺又十里雨不止到萬年寺避雨衣履盡濕小僧廣興出迎入閒話啜茗雨稍停卽行三里又大雨又十五里歷桃源洞過地藏寺已出天台入新昌界又十五里過清涼寺漸入平坦仍由黃板橋會市嶺而抵班竹雨亦止天已暮仍投章家店宿夜由方廣至萬年途中得詩一首。

前峯忽不見花雨打頭來衣履沾全濕胸襟悟自開松疏難作障石滑更生苔歷徧陰晴態斯遊亦壯哉

萬年寺避雨一首。

權借蒲團坐淋漓雨不停移時僧出迓苦勸客聽經揮麈談仙佛烹茶瀹性靈健夫催上路山色露微青

自班竹及山中諸寺所食飯皆紅色直如我鄉血繡云桃花米

隱隱赤城霞。仙源路易差。胡麻嘗不得。偏許飯桃花。

廿八日天仍不放晴。早行午刻抵新昌。輿人吃飯。余獨登新昌城樓。游覽片時。下見何五山先生祠。規模宏大。瞻仰久之。卽行申刻抵嵊署。新邑令劉鼎亭已於午前接印。署中諸友都行色蒼茫。印士見我曰。天台之游樂乎。余曰樂甚。曰署中景色較君去時何如。曰城郭依舊。官場已非。相與大笑。

歸途口占

非關禮佛登華頂。豈爲求仙訪石梁。癡絕旁人談異事。仙緣佛果總茫茫。

按天台山國清寺。在縣北七里。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當牛斗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啓蒙記注。天台去天不遠。

又按山高大深邃。蟠結亘數百里。經台明越婺四郡界地。東際大海。而正面勝景。全在天台一縣。自城北二里神跡石六里赤城七里國清。向北六十里。

至華頂峯爲山之最高處。其脈西南自東陽界之大益山作祖。蜿蜒起伏。連翩不斷。東北行至新昌界之關嶺過峽。層次愈高。凡縣北境名勝。若萬年石橋。桃源瓊臺。桐柏金地。佛隴天封。大同高明。螺溪察嶺。歡大寶皆一山之支峯。蔓舉也。故總稱曰天台山。其得名自孫綽一賦始。

唐六生

李澄

唐六生。吳郡人。家貧。父早歿。蘇郡貧兒無食者多學歌。六生慧出羣兒上稍長。主神朗澈。秀冠其曹。學爲日演荆釵還魂諸劇。觀者有出神入化之歎。其度曲也。則字辨陰陽。聲明去上喉唇齿舌收閉自然。於是六生之名振吳下。性孤冷。凡筵宴召之多不樂。嘗曰。若蟲悠悠。非知我者。故名雖振而遇仍齋。會寡母歿。乃挾技遊京師。見流俗所好。腔則柳子囉囉。劇則神鬼蝶衣。其以色致纏頭者。則又跡等青樓事。同攀擢雖白雪陽阿之曲。人亦不聽。縱聽亦不解。况六生出

以冰心加以冷面乎。年餘不得志。有往甘肅者。云省地遠。無名優。子去當不落寞。信其言。竭貲往。至則土音嘈雜。專尚西腔。六生大悔。不得已混跡其中。日坐衣箱上。形如囚。視在京時益不得志。方伯某公初蒞任。某公南人。精音律。值公謙。在省諸班皆與召演數齣。某公蹙額。徐問太守曰。此諸伶中。倘亦有善崑曲者乎。太守詢班首。班首詢諸伶。遂以六生對。某公命唱荆釵記別詞一齣。六生發音淒婉。身手安詳。某公嗟嘆者久。曰。此名優。何以在此。厚賞之。侍坐者賞有差。翌日召使歌與衣一襲。銀百金。於是六生之名大噪。不逾年。積千金。某公素貪。六生以微言諫。不甚納。六生自疎。未幾以墨被逮。六生策蹇從之。至京下刑部。六生出其金維持之。冬至前數日。治酒方飲。某公戚然曰。爾視我得免否。六生慰之。爲歌比醉花陰一闋。曲未終。而凶信至。某公大慟。伏地曰。予作宦數十年。交遊滿天下。今無一問者。子義士也。以身後事累子。六生亦慟曰。小人非主

人已乞丐死。今日之身。主人之身也。小人所以來。固爲此既殮。而六生之金已罄。稍稍復舊業。義之者贈之。歷二年。檢囊中得數百金。乃賈舟送其柩回。某公有妾一子。一葬畢。以餘金爲贍養計。因嘆曰。世無知音。余不復度曲矣。

夢花生曰。六生優伶耳。矜一技之長。而違世嫉俗。幾以憂死。及得一知己。則馳驅患難。以身爲報。況賢於六生者乎。

西城風俗記

禪理妙喻

金人瑞

雨新問一亡友遷化後。未審只今落在何道。聖歎云。天不肯留。地不敢閉。皆前化作忘憂草。樹上開成短命花。

一日問衍兄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應時銷隕。兄于此處。須得穩貼貼地。始得。衍云。日來心中正疑這件事。歎云。須知虛空到銷隕時。大地針插不入。衍便釋然。

虞

初

志

補

汝等諸人。切不可出一語去讚維摩居士。默然無言。一案維摩從來不會說話。並未嘗有高出文殊處。衍聞便引茶壺傾茶喫。

有人言交光正脈。盛行海內。歎便問文殊將咒四字。未審作何義釋。人云文殊將咒。那可鐵釋。歎云火頭與我燒却交光疏板。

聖歎忽然告報云。釋迦牟尼佛原來在這一聲裏坐道場。無動急走不顧云。我直曉得從來無此事。歎便休。

又一日指簾子影云。若有人會向這裏尋取釋迦文佛。猶如撥雲見月。無動笑云。撥个甚麼。那歎便休。明日舉向衍兄。衍亦笑云。見个甚麼。那歎又便休。茨翁聞而笑云。聖歎買弄鎗棒。不意遭此兩撲。

問無邊身菩薩還有道場也無。若有卽不得名無邊身。若無何以爲菩薩。挹夙大笑歎云。兄見个甚麼道理。挹云。山河大地。何處生來。

指殘局云。將謂是局殘棋。元來却是一座古殿。茨翁云。既是古殿。還我佛來。歎云。有佛卽倒却殿也。

虞升妙樓前坐。風吹梧葉。索索有聲。聖歎問無動聞否。動云。聞。歎云。爲甚。我却不聞。

初志深紅更有淺于深紅者否。淺紅更有深于淺紅者否。試道一句看。
隨卽中先生立夏侯橋上說話。次先生薦云。極南樹頭一燈神火。歎云。還記得起處否。先生便休。

問茨翁云。還曉得不落文字一句否。茨云。不曉得。動云。不曉得底是也。衍云。亦並不要汝曉得。茨因問釋迦當時還曉得否。歎云。曉得何以爲釋迦。適纔致問。蓋誠恐曉得耳。

雨兄問瑣娘化後亦曾再見否。歎云。時時得見。雨問在甚處得見。歎云。枕子上。

虞

初

志

補

還魂碗頭邊顯聖衍云與麼則汝白日見鬼去在歎云汝不見鬼又作麼。聖歎問維摩詰掌擎世界未審維摩詰向甚處立衍云維摩詰從來不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動云維摩詰通身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

聖歎問維摩詰斷取世界擲過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唯應度者乃能得知。初還是知者是不知者是衍兄云知者過在知不知者過在不知無動云不知者應學取知者知者應學取不知者聖歎合掌讚云真是善知識語千餘年來不見此等人。

挹夙問虎生三子必有一豹第幾個是豹歎云第三個是豹挹云老老大大向異類中去也歎云我從來不會做一日人。

挹夙問櫻桃一籠子半青半已黃阿那半是青阿那半是黃歎云深感老兄親口分過挹大笑。

挹夙問獅子。輒毬是毬。輒獅子。是歎云。輒時則且置。要問兄。將甚麼作毬。挹云。山河大地。大開圓社。豈有覓一毬不得之理。歎云。既如此。抱出獅子來。挹不覺大笑。

聖歎謂雨新云。一切處切莫粗鹵好。雨云。是爭敢粗鹵。歎便指雨手中念珠云。帶他則甚。雨云。念佛歎云。又道不粗鹵。

問雨兄。牆壁瓦礫。皆有佛性。時人未審如何理會。雨云。亦有人極力說到依正不二底田地。只是不敢信渠。問爲甚。不敢信渠。雨云。爲渠說來不如聖歎。問某甲又如何說。雨云。聖歎說牆說壁如象王。行處無有踪跡。歎急掩其口。

薦舉茶壺云。是甚麼。衍兄云。隨分喚作個茶壺。歎云。隨分到何日始了。衍云。要了却。又做甚麼。那歎云。也要了過一次。

聖歎見無動來。呵呵大笑。無動問笑个甚麼。歎捫胸云。咳。不圖作如此相見。是

爲深自辜負無動顰然

與清蔭立虎邱塔頂。蔭云忽然失足時如何。歎云跌殺。蔭云跌殺後即不問。正當跌殺時如何。歎云自來不跌。跌亦不殺。

一日將手向虛空捏住云。聖歎這一把直教十方三世諸佛無渠雞氣處。衍兄初云。大人手中有收有放。還容渠雞氣好歎便將手一揮云呼。

衆生本住六波羅蜜海中。却是自己不會。因彈茶蓋響不住。告茨翁云。一聲一聲中悉將全世界拋擲去也。復彈一響。云這一聲中有甚處犯他疆界。甚處穿缺不全。復彈一響。云誰人敢于這一聲中伸腰雞氣。復彈不住。云村村走過粒粒咬開鉢孟邊事。何人欠缺。復彈不住。云風浪揭天。雷霆轟掣。幾曾將瞶睡漢築着磕着。復彈向虛空云。適來瑣瑣聲向這裏聽取。

一日安甫與聖歎共立。歎云。兄老老大大必須腳跟穩實。不得逐物意移。安云。

處初志補 卷十二

二十

是爭敢歎。歎驚拈一根棒云。精細着安正回顧。歎驚攢棒過街。西安駭然有入。聖歎一日手拍升妙樓下柱子。謂無動云。若說他會說法。却是妄語。若說他不會說法。却是冤屈到底。無動云。妄語則不可。若論冤屈天下不曾。

聖歎問僧甚處來。僧云五臺來。歎云五臺是文殊道場。是師子道場。僧無語。歎云何不問我。僧如前問。歎急趨入戶云。阿耶。師子來也。

衍兄爲聖歎推命云。汝只是窮到底。歎云。可憐天下人更窮似聖歎。衍便休。

聖歎一日忽拋出一根鼓槌云。人人盡道河沙如來盡滅入去。原來一總躲在這裏。衍兄搖首云。不然不然。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歎亦笑。

聖歎指燭臺謂無動曰。莫謂如來住于此處。如來本住無所住中。動問無所住。又云何住耶。歎指燭臺云。渠亦住于無所住中。衍兄聞而笑曰。大小聖歎重作這個語何故。

聖歎走來。諸人一齊看見。於諸人分中。未嘗各有一聖歎。於聖歎分中。亦未嘗有諸人看見。政如夢中相似。

初志補

聖歎忽然云。屈哉可憐。人問何謂歎云。不是屈哉可憐。便是俊哉可愛。挹兄云。可謂賞罰分明。衍兄云。可謂高懸賞罰。不言而化。挹深然之。

一日云。諸菩薩兄還知聖歎出力爲人處麼。若說聖歎不爲人。是辜負聖歎。若說聖歎曾爲人。聖歎又實無出力處。也無力可出。

一日云。眼耳鼻舌身意。還到後世麼。若言到。則正眼見時。耳已不到。正聞香時。舌已不到。現在猶自分張。到頭豈免散壞。若言不到。則除却眼耳鼻舌身意。又剩個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茨翁云。不會。聖歎云。不會个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衍兄云。不會。聖歎云。情知你不會。

補 虞 初 志

聖歎云。你會麼。搥夙云。不會。聖歎云。不要瞞我。

聖歎云。你會麼。無動云。會甚麼。聖歎云。果然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廬兄云。不會。聖歎云。只要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清蔭云。不會。聖歎云。我亦不會。

衍兄云。你會麼。聖歎云。會。衍兄云。會個甚麼。聖歎云。會個不會。

搥夙云。你會麼。聖歎云。會。搥夙云。會什麼。聖歎云。會說會字。

清蔭無動齊呼。聖歎云。如何得一聲答話。中兩邊都周徧。茨翁云。止應一邊。
原來周徧。

聖歎云。搥夙印子如何却在這裏。清蔭云。久矣在這裏。

衍兄云。初三夜月爲甚不圓。聖歎云。便是。

衍兄云。待要不瞞你。却是沒處吐露。聖歎云。不如連自己瞞却。

衍兄問今夜話來日答得否。聖歎云。自來不曾過一宿。

衍兄問忽然橋斷。如何過去。聖歎云。橋斷也。問爭得過去。聖歎云。過去也。

衍兄問中塗遇虎時。如何。聖歎云。虎不喫虎。

衍兄問路逢刦賊。抽刃相向時。如何。聖歎云。入夥便休。

衍兄問虛空中。如何釘得橛。聖歎云。虛空是橛。

衍兄問惡人。爲何却肯懺悔。聖歎云。惡久成精。

衍兄問善知識。何得養貓兒。聖歎云。貪看捕鼠。

衍兄問初七夜月。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聖歎云。此是那一半。這一半却何在。

衍兄問今年召對進士。若是聖歎。有何披宣。聖歎云。只道得個伏惟皇上。

聖歎一日立庭中。云。灼然一个聖歎。諸人何不分取去。良久。云。分取已足。菲薄。

休罪。

雨新看畫次。聖歎云。四十年嘴臉。細看他爭地。

聖歎云。人家夫婦合被聯枕。好不親切。却各自入夢去也。況異姓兄弟。各人有事。幾時得成片去。

初

附跋

志

唱經堂主人以禪學入門。卽以禪學爲歸宿。故談禪諸文。靡不三藏貫徹。卽此一編。微言妙諦。觸手紛披。雅不同繙。流語錄爲夢囉。爲優譚。令觀者如坐黑漆桶中也。立語言文字。參無上乘。宏暢宗風。端賴此種至命名之意。了不可解。原評曰。全是機語。而云西城風俗記。即此五字是機語亦佳。乙未初夏。

震澤楊復吉識

一記吳鴻事

闕名

吳鴻字穎雲。清咸同時人。性聰穎。八歲讀百行書。過目不忘。如具宿慧。十二游庠。每試輒冠其曹。工詩善書。人多稱之。其舉趾豪放。不慣鬱鬱。居靜如泥塑人。師某督責綦嚴。終日閉戶。使之枯坐。手不停披。口不絕吟者月餘。病臥床七旬。始愈。瘦比黃花。呆如木偶。似患白癡。其家人憂之。令吳輟讀。日游山水。放浪形骸。閱半年。精神漸復。師愧甚。因知天才活潑。不可以笨伯比矣。吳長而嗜酒。風流跌宕。倍於疇昔。而才思與年華俱進。亦慷慨激昂。氣蓋一世。弱冠大魁天下。名噪翰苑。老前輩見之。咸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羨慕不置焉。旋授職修撰。奉命視學粵東。挈眷偕行。結褵伊始。蜜月未過。夫人爲古吳舊家女。有艷名。年才十七。知書好吟詠。而不輕落墨。吳爛醉時。輒彌之。強以拈韻。夫人笑曰。斗酒百篇。惟君之職。妾之詩思。不在酒也。吳沒奈何。醒解間以故。謂君沉湎於酒。傷身有餘。若助其興。是禍之也。妾所不忍。自是不飲杯中物。夫人輒與之聯吟。或

唱和而消遣。世慮習以爲常。及抵粵登岸。夫人乘輿從其後。窗簾高揭。端坐中央。見者無不訝爲神仙眷屬。其知之者。更以女學士名之。而不以豔稱也。吳伉儷極篤。衡文之暇。不屑與俗客談。幕友中接見者甚罕。日唯與夫人嬉戲已耳。一日吳以綾束夫人目。爲迷藏之戲。吳見鼠竄遠颺。復躡足潛隨夫人後。夫人不知也。諸婢旁助之。罄欵一聲。夫人轉身將作鷙攫之勢。而吳已他適。又繞柱走。戲弄夫人。然夫人臂助者多。計不得行。復聲東襲西。倏左倏右。而夫人星馳電掣。飄飄欲仙。吳見之吃吃笑。或藉諸豔婢爲肉屏風。或倚銷金帳爲狡兔窟。夫人必從得之。卒被掩捕。吳握夫人手。正狂笑間。中表某以事入見。覩其狀亟反走。吳面紅耳熱。有愧色。隨整衣出。見脂粉香猶在襟袖間。令人心肺爲之一沁也。滿座幕客待吳去。咸相視作葫蘆笑。間有好事者私執小僮而問之。僮曰。游戲時小人不得入。惟見夫人與諸婢嘗蹴球爲戲耳。明日小僮煮茗至。笑語。

某曰昨日事我知之矣。婢子謂大人捉迷藏屢敗北。故以蹴球難夫人。夫人足小鮮有中者。前日與游戲乃演習也。某曰夫人何不憚煩耶。僮曰大人無事必狂飲以解悶。夫人不樂其溺於酒也。故強與之戲耳。某唯唯。僮去徧告諸僚友。無不稱其賢者。及巡試至嘉應。恐遭物議。而速官謗。命夫人乘他舟相隨。長途迢遞。獨坐無聊。楓葉蕭蕭。荻花瑟瑟。不見玉人之面。惟聞流水之聲。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晚來狂飲。邀月以杯。對影成三。掃愁有尋矣。酒後命人扶至夫人舟上。時酩酊大醉。倦眼朦朧。神經顛倒。已不省人事。遂頽然就睡。須臾夫人秉燭視之。吳嘔吐狼籍。不可嚮邇。隨呼婢之來。婢以巾拭之。偶觸燭焰。巾燃而滿。汾酒亦燃。勢既熾。呼舟子撲滅。火雖立熄。而吳中火毒已奄奄一息矣。翌晨吳以是死。夫人哀痛逾恒。欲投河自經者屢。經諸婢再三勸慰始寢。夫人親視含歟。伴柩歸里營葬畢。卒懸樑以殉。噫可謂烈矣。

南邨曰禹惡旨酒戒敗德而喪身也若鴻者可不惜哉而其夫人益足閔矣。

蒲君作英墓志銘

沈汝瑾

浙四山水區士多以才藝聞達於四方。而蒲君獨落拓不得志。以客死。君諱華。號作英。秀水人性簡易無所不可。善畫及草書。尤喜畫竹。諱老不蓄鬚。問其年。常以五十對。寓滬上。與妓鄰。妓每多從學者。君誨之諄諄如嚴師。少爲諸生。無資貢成。均遇歲試。一題作二篇。不耐楷錄。願代者分與之。其書自謂效呂洞賓白玉蟾神仙筆也。君與浙中吳倉石秋農及何熙伯交最密。廿年前。君攜倉石書歲莫來訪。遂下榻。風雪蕭寥。晨起遊山。夜歸燃兩巨燭作畫。解衣盤礴。頃刻數十紙。復草記遊詩強予和。漏三下不休去。仍止滬上。約復來。卒不果。辛亥夏。倉石言君已卒。君素無疾。前一蹶。幾隕。旋健如初。一夕醉歸。寢不起。羣走視氣已絕矣。蓋年老齒豁。用泰西法補之所補牙鯁於喉。格格不得出入。竟以溘逝。

奇矣。先是秋農卒。君書來深嗟悼之。而不意君亦卒。哀哉。倉石又言。幼時卽聞君名。交君垂四十年。計其壽殆八十餘初有妻化去。無子女。一族姪扶櫬歸葬某鄉之某阡。倉石與何君輩經紀其喪。屬予爲之銘。銘曰。

平生畫竹與可師。歲寒傲雪凌雲姿。年臻耄耋心嬰兒。辭眠忽賦游仙詩。鴛鴦湖上土一杯。魂遊歇浦其來歸。魑魅罔兩安敢窺。籜龍盤盤護風雷。

秦淮感舊集

蘋梗

金陵古帝王都。秦淮古佳麗地。天子有無愁之徽號。佳人有莫愁之芳名。玉樹後庭。年年歌舞。輕烟淡粉。處處樓台。念往昔之豪華。曾不知樂極而哀來也。泊乎家山唱破金粉飄零。楊柳彎腰。茴香滿地。昇平樂國。遂變爲烟雨愁城矣。然而故宮禾黍。漫生今日之悲。畫舫笙歌。尙有當年之盛。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江左風流。今猶昔也。

余澹心謂秦淮爲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珠泉居士稱爲山溫水軟地氣使然。其實錦繡家山。曾經血染胭脂井上。應有啼痕也。武進黃仲則綺羅香詞云。念曲裏錦繡家山。禁幾回北兵飛至。只添他來往詞人多少滄桑淚。嘆千古之興亡。感百年之哀樂。傷哉秦淮。應亦爲之嗚咽。

長板橋早泯沒無迹。雖有小橋數處。作板橋續記者。已不能辨其是非。安得起曼翁於九原而詢之耶。予作秦淮雜詩云。門巷湫湫近市囂也。無楊柳自彎腰。一泓秋水成平陸。何處重尋長板橋。模糊舊院是耶非。聚寶城頭夕照微。淡粉輕烟都剝落。桃根桃葉更安歸。蓋不勝今昔之感焉。

利涉橋以東。大通橋以西。爲釣魚巷。沿河一帶。妓家鱗次。有河房以供遊讌。板橋雜記謂舊院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續記謂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櫓比。今則皆爲市廛。惟此釣魚一巷。尙有風月之作坊耳。

虞

初

志

金陵當大兵之後。有人世蕭條之感。曾太傅規復六朝之舊。爰作畫舫於青溪。設女闈於曲巷。所以永慶昇平。潤飾鴻業也。又限以妓院六家。院中許增妓女。不許增妓院。以示樂不可極。慾不可縱也。六家者何。陸家李家劉家韓家小師家三和堂也。三十年來一仍其舊。雖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而桃花門巷猶是兒家。訪翠平康者猶言經過趙李焉。

妓院門巷頗湫隘。室內頗脩潔。到門則有人雁行立。有人唱喏。有人引導。有人高呼客來。繁文增多。韻事轉失。較之獨兒吠客。鸚哥喚茶。已有雅俗之別。

秦淮畫舫。初由砲艇改編。不施窗幕。是爲敞船。曾太傅曾與薛慰農太史泛舟秦淮。見兩岸河房之盛。遊楫之多。顧而樂之。以爲太平景象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東山太傅解風流。士女而今盡莫愁。兵器銷爲農器矣。更將砲艇作蘭舟。蓋紀實也。

樓船之作。不知起於何人。大率因曾太傅泛舟秦淮後。士大夫慮敝船都無屏障。與諸姬同舟而遊。易招指摘。有時客與諸姬方舟以游。亦減豪興。黠者造樓船以應之。畫棟珠簾。明窗淨几。尊罍盤皿。色色皆精。開筵坐花。飛觴醉月。舄履交錯。香澤微聞。盡清歡笑。咸有畫舫爲家之樂。不羨載西施泛五湖也。

初志

白下頃言謂秦淮燈船。昔人稱之。今則純用玻璃。舊時羊角。久無用之者。其船大曰走艖。小曰籐棚。嗣又有小於走艖。大於籐棚者。謂之四不象云。以視今之

樓船走艖諸船。不啻小巫見大巫矣。

補

秦淮夏令水漲。釣魚巷全成澤國。曲中諸妓。咸移家於船。以避水患。仙源何處。每易迷津。舊約不來。幾回抱柱。亦花叢之佳話。

王壬秋到廣州與婦書有云。凡倡女冶客。多樂隱蔽。獨此邦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或聯舟並舫。倣水師行營之法。其實秦淮妓女。自昔已

如此板橋雜記諸書。記之甚詳。壬秋名儒何少見而多怪也。

虞初志補

板橋雜記謂游楫往來。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今則河道日仄。不便游行。畫舫三四十艘。皆泊於青溪桃葉兩渡。首尾連接。游楫難通。予作秦淮雜詩云。東水關通西水關。當年游楫任回環。而今畫舫知何處。只在青溪桃葉間。

昔時青溪凡九曲。晉郡僧施泛青溪。帆到一曲。作詩一首。吾邑李訥盦園春詞云。青溪好比詩腸更曲。興緒夷猶蓋紀實也。今青溪一彎。無處能尋九曲矣。由大東橋以至復成橋。畫舫甚稀。風景迥異。但見垂楊蕭瑟。水烟凝碧而已。每當落日放船。平分雙槳。清風徐來。塵襟盡滌。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直飄飄欲仙。名士傾城。每徘徊不忍去。

夫子廟在貢院前面。秦淮爲泮池。名曰月牙池。舊時燈舫。夕陽時則張燈上五

彩篷齊赴月牙池。搶水自樓船作。而搶水之盛。遂不復睹。又南門外報恩寺塔。遙矗月牙池右。環有燈不數點。點則池內有倒影。泛舟者必聚觀之。亂後塔毀。月牙池愈減色矣。予作秦淮雜詩云。塔影遙遙倒入池。燈船搶水快游嬉。一從刦後滄桑改。風景而今也變移。

板橋雜記。謂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今則舊院成塵。貢院荒廢。才子佳人。當不勝天涯淪落之感。予作秦淮雜詩云。舊院笙歌感舊塵。荒涼貢院悄無人。羅郎已負成名志。又負雲英掌上身。此固罷科舉後之現象也。然而金陵南都。文明薈萃。經文緯武。如火如荼。當星期休假之時。結駟連騎。徵歌選色。其逸興豪情。不減前代也。矧科舉三年而一見。中間尙形冷淡。今則七日來復矣。集湖海風雲之客。賞文明窈窕之花。或爲長夜之歡。或訂百年之約。投桃贈李。名姬恰是知音。雅歌投壺。佳士都無俗韻。昔之爲才子佳人而

設者。今殆爲英雄兒女而設歟。

虞初志

西俗尙武。閨秀以嫁軍人爲榮。亦猶我國閨秀之爭嫁詞林也。年來曲中名妓。爭嫁軍人。尙武之風。不妨請自隗始。益足徵才子佳人轉而爲英雄兒女。其說非虛。予作秦淮雜詩云。青年將校最精神。選色徵歌賞好春。贏得曲中諸姊妹。從良爭欲嫁軍人。

板橋雜誌之品顧橫波。則曰弓彎纖小。同時又有張小腳顧大腳之稱。續記之品徐二。亦曰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可見當時之重纖足矣。自歐風東漸。秦淮名妓得風氣之先。以不纏足爲時髦。狎客評花。亦皆重纖腰不重纖足。不可謂非審美思想之進步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曲中名妓最時髦。不重蓮翹重柳腰。昨日綸音禁纏足。還應旌獎到香巢。

秦淮聞見錄載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胭脂傅掌中。施之兩頰。其略濃者爲酒

粧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當時曲中競尙飛霞粧。三五年來爭妍鬥媚。競效新粧。每見秦淮名妓之最著者。不施脂粉。淡掃蛾眉。長髮如雲。鬆鬆編就。纖腰似柳。款款生姿。或效美男子裝。愈增姽婳。或效女學生裝。居然大家。是以湖海賓朋。烏衣子弟。靡不目眩神迷。逢迎恐後。情長氣短。沉淵日深也。

士夫遊宴之所以秦淮之畫舫。妓院之河房爲最。番菜館則有貢院前之金陵春與金陵邨。利涉橋之海國春。中正街之悅賓樓。戲園則有大東橋之昇平府。東街之慶昇歌舞樓臺。金尊檀板。洵足樂也。邇來下關新開商埠。鼓樓甫設。公園。日斜風定。裙屐少年。攜三五妖姬。駕言出遊。綠陽陰裏。寶馬香車。常絡繹不絕。美景良辰。賞心行樂。前代所不及也。

妓女早起以亭午爲當。午膳以日暮爲當。亦有日暮方起者。夜膳則以三鼓爲

常開樽謙客。不卜晝而卜夜。曾所謂家家寒食夜。夜元宵矣。板橋雜記謂凌晨則卯飲盈盈。蘭湯灑灑。亭午則蘭花茉莉。沉水甲煎。今日之曲中凌晨則鶯帳低垂。幽歡未已。亭午則好夢初醒。嬌柔慵起。日暮則晚粧初罷。含笑簪花。入夜則歌舞未終。不覺東方之既白。

龍舟競渡。自昔稱盛。每逢五月五日。士女傾城出游。一河兩岸。萬頭攢動。龍舟一到。歡呼喝彩聲與鼓吹聲爆竹聲相應答也。前年午節。文德橋欄杆下塌落水喪命者念餘人。大吏乃嚴禁龍舟。此風遂絕。板橋續記謂五月十三爲竹醉日。士女出游。端午尤盛。此風之絕。又在數十年前。七月爲中元節。盂蘭之會。至今尤盛。畫舫中有香花供佛者。齋魚粥鼓聲。又與豪竹哀絲聲相應答也。每見上流施放荷花燈。隨波蕩漾。如流星歷歷。終夜不絕。

夏令秦淮水盛。燈船畢集。火龍蜿蜒。真有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

虞

初

志

補

之盛。故時人謂之熱水市。（陶庵夢憶有西湖春秦淮夏之說。）至秋風搖落。
團扇都捐。流水漸冷而漸枯。又有野渡無人舟自橫之概。予作秦淮雜詩云。隔
岸垂楊三兩株。曉風殘月有啼鳥。秦淮應似愁人淚。每到秋來一例枯。

舊例每逢日月食。官吏皆焚香鳴砲望空拜。民間敲響器應之。謂之護日護月。
己酉十月望。明月正圓。二更後。月漸蝕。予與狄楚青適游淮。見諸妓亦有焚香
禱拜雜敲銀盆者。戲詢諸妓。何故迷信。有一離姬答云。今夜月本團圓。忽爾遽
缺。儂但欲其團圓耳。不知其他。楚青因口占一絕云。烟水丁簾夜氣深。銀盆敲
亂漏聲沈。不關迷信隨官例。爲護團圓一片心。兒女情腸爲之一語道破。

語曰。青溪之北。檜蘆絲竹。青溪之南。啼飢號寒。東關頭在青溪南岸。乃乞兒所
居。彼岸則妓家鱗次也。可謂哀者自哀。樂者自樂矣。然而樂籍嬌娃。原是蓬門
弱女。假母但知愛鈔。狎客止解求歡。雖一曲紅綾。每多投贈。而數聲金縷。長此

虞

初

志

補

飄零迨年華老大。門前之車馬既稀。雖欲爲商人婦亦不可得矣。嗚呼。名花無主。羽絮仍飛。安得十萬之花鈴以護之。萬間之金屋以藏之耶。予作秦淮雜詩云。幾人嗚咽五更風。幾處笙歌樂未終。哀樂不同休認錯。可憐一樣是哀鴻。桃花扇有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之句。每吟唱之。爲之低徊不置。今秋寓秦淮水榭。臨河適有殘柳數株。對景傷懷。誰能遣此。予作桂枝香詞云。青溪畫舫。十七八女郎。曼聲低唱。唱到桃花扇子。增人惆悵。曉風殘月垂楊岸。有啼烏啞啞枝上。板橋陳迹。迷樓佳話。都難尋訪。念錦繡家山無恙。嘆南渡君臣。風流相尙。南部烟花。到此幾回興喪。春燈燕子迷離甚。但殘金剩粉飄颻。至今淮水年年嗚咽。永無相忘。(讀仄聲)嗚呼。雖一日莫能忘也。(以上紀雅遊)

予僑居金陵三載。常集風雅之士。商量舊學。考正音律。勝游狎宴。亦當與世浮沉。又喜談秦淮軼事。可歌可泣者不一而足。拉雜記之。以存板橋之流風餘韻。

虞初志補

言者無罪。聞者曾足戒也。若備輶軒之採。則吾豈敢。左太保駐節金陵時。曾通青溪秦淮水利。上元秦伯虞稱爲數百年封疆大吏。所徧徧瞻顧屢舉屢輟。有志而未逮者。公則毅然爲之。排浮言考故道。於費無所惜。於力無所靳。(見左侯相七秩壽序) 規復秦淮之盛景者。曾太傅。規復秦淮之水道者。左太保也。(現湘人擬建左太保祠於青溪之南。以誌其功云)

時至今日。秦淮久失脩濬。兩岸河房日有侵佔。遂使河流日仄。市人臨河漂絲。(機業瑣言謂江甯綾機以玄色著名。而染坊多近秦淮。兩岸漂絲必於青溪東水關北銅管三水合流之間。其色烏亮) 水都易色。大礙衛生。蔣山則童然無樹。其荒涼可想。昔人謂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當易爲而今止有蔣山黃秦淮黑。而今已不如昔。後更不如今。曷勝感喟。

由來作秦淮詩詞者。每借柳以咏嘆之。徐雨亭詩云。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

虞

初

志

補

絲綰畫橈（此二句全從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隄脫胎）然此猶借春柳以寄慨也。厲樊榭秦淮懷古云。贏得渡頭殘柳在。瘦腰無力倚風斜。孔雲亭哀江南曲云。你記得跨青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咏嘆至於秋柳。感慨愈深。張文襄鎮金陵時。於河干新種楊柳無數。今已成陰。曾爲甘棠之遺愛。但秋來風景。愈增蕭瑟耳。

湏陽尙書督兩江時。公餘之暇。常與繆小珊太史。程洛安京卿。泛舟秦淮。時人有官舫時同花舫接。帥旗還共酒旗飄之句。

相傳秦淮名妓有名大姑者。某觀察眷戀之。曾太傅爲之戲作一聯曰。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至今傳爲美談。

曾忠襄鎮金陵時。幕僚招權納賄。多在釣魚巷妓館。或改節署東轅門額三省鈞衡四字。爲三省釣魚行。樊雲門詩云。秦淮畫舫暖圍春。時有漁郎來問津。閑

坐河房思誤字。釣衡誰是釣魚人。

沈文肅鎮金陵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妓。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沈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某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爲之恍然。遂弛其禁。昔人詩云。妖姬從古說叢台。一曲琵琶酒一盃。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真知本之言。

粵賊踞金陵時。旣脅令士子應試。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鍾氏爲榜眼。林氏爲探花。招入僞府。令掌簿司批答以獻媚。得諸逆歡。獨秦淮名妓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刀殺之。而自經於後樓。一班之僞科甲。能不愧殺。成仁取義。曾不可以品類限也。予嘗作秦淮雜詩云。僞府新收女狀元。歌功頌德盡名媛。可憐殺賊全名節。止有秦淮一野鶯。

自來南中將相多風流相尙。周都督之雅善顧曲。謝太傅絲竹陶情。夐乎不可及矣。有明之末。如合肥龔尙書之納顧橫波。常熟錢宗伯之納柳如是。保國公之納寇白門。皆秦淮佳麗也。白門衰柳記。謂陸二者。秦淮名妓。江甯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陸制軍之公子。亦最昵愛之。士夫習見。不以爲怪。金陵克復後。曾太傅尤以規復秦淮風景爲急務。近年某尙書。固私淑曾太傅者。公餘之暇。偶與諸名流泛舟秦淮。不過偶效樊川略同謝傅。某侍御竟謂某尙書姓好冶遊。造淺水小輪。每攜挾娼優遊秦淮河。相聚爲樂。列款嚴參。嗣經某尙書復奏。以爲所置小輪一艘。略如長龍之式。偶爲遊覽。河濱之用。臨行轉送藩司樊增祥。迄今尙泊河干。若謂挾妓冶遊。身任封疆。抑何至此。惟秦淮爲江南名勝之地。某身爲疆吏。置船遊覽。觀瞻所繫。未免有損威重。某尙書因之遭譴責。抑秦淮之小刦也。

百菊溪齡總督兩江。時司道以下多朋飲妓。船酣嬉無度。百公患之而不欲顯發。乃召一尉謂之曰。某所有妓船。爲我驅之。索尉手版書絕句云。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送莫愁湖。緣何打槳忽忽去。袁鶴焚琴是老夫。尉持手版往衆官踉蹌而散。雖屬袁鶴焚琴。而以風雅出之。尙非俗吏所能也。

初志補文少如某方伯公子也。性豪縱。貌又甚都。曾與某觀察共晤。使女小才子。小才厚公子。而薄某觀察。因釁開戰。直至藩署。事爲新甯尙書所聞。其事始寢。嗣某方伯被議罷官。公子不能謀生。計來金陵演劇。效女兒妝。大官厚贈之而去。李範之乞兒嘆云。輕薄自稱唐杜牧。青樓夜夜傍花宿。此身老死溫柔鄉。那計一朝窮途哭。足爲紈袴炯戒。

南海沈鳳樓觀察。風流自賞。才調無雙。在建德尙書幕時。眷秦淮名妓小五寶。常作聯贈之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小五鳳樓二字。均嵌入聯。

虞

初

志

補

中一時傳誦。當是時建德尙書春秋已高。事無巨細。一以決之鳳樓。鳳樓一日不見小五寶。卽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節署公牘。每於曲巷中籤押之一班趨炎附勢之俗吏。遂日奔走於小五寶之門。鑽營請託。無所不至。小五寶見有落拓之名士。每喜爲之說項。患得患失之鄙夫。則不屑也。鳳樓乃益重之。因贈以詩曰。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蓋不僅悅其姿色之艷。亦且悅其才識之高也。未幾建德尙書移督兩粵。鳳樓以戀小五寶故。不願隨節。建德尙書如失左右手。乃遣某太守爲之媒妁。小五寶因之歸於鳳樓。明年鳳樓奉天子命分巡奉錦山海鶼鰈雙雙。遂由南而北。每過通都大邑。名勝之區。流覽風景。攜手偕行。不知者以爲老父攜弱女。而鳳樓不顧。以爲人間無此樂也。然而使君有婦。吼以河東。鳳樓不勝交譴之苦。竟卒於任。今年春。小五寶復來秦淮。旋移家京口。丈君新寡。雅有風情。每談往事。眞

如尋陽商婦泣訴琵琶也。爲誦白樂天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死去不相隨之句。五寶爲之潛然流淚。識者謂五寶之從鳳樓本非素願。乃強而後可。又因扼於大婦。不得已下堂求去。其情亦可憐矣。吾邑丁秀甫孝廉有怨歌行以紀其事。

附怨歌行

道旁女蘿枝。引蔓依喬松。喬松恨不千年壽。愁絲怨縷縈秋風。陌上楊柳花。
化作青浮萍。浮萍命薄風波惡。孤根弱葉終飄零。盈盈十五秦淮女。纖細腰
支好眉嫵。小字排成宋嫂行。新聲繙出龜年譜。節樓上客沈休文。轉綠回黃
炙手薰。軍府惟憑王長史。金吾常護杜司勳。相逢陌上花開日。一見傾心便
膠漆。畫舫笙歌向曉聞。鈴轆燈火深宵出。笛步春深間狹斜。紅樓夜夜擁如
花。怪他騁唱千官騎。不向南衙向妾家。好是尙書耽臥治。令公喜怒尋常事。

九子鸞釵七寶鉢。終南一徑趨如市。蕩節量移到五羊。當筵展轉動離腸。便移花種新昌里。免寄詩來塵朔堂。從此鰣鶴形影共。白頭盟誓如山重。南海珠光並蒂圓。析津槎影雙橈動。自天雨露九重頒。使節鋒車到玉關。鴨綠波光開曉鏡。盧龍山色照烟鬟。寒草黃時邊月白。貂褕玉面馳華轂。公主琵琶蔡女笳。紅顏一樣輸儂色。中天好月不常圓。賣履分香事可憐。過眼繁華成一夢。回頭恩眷已三年。燕子樓高人不住。春風重問長干路。過去郎恩水共流。再來妾貌花猶妒。座上何堪識舊人。回眸低首怕逢嗔。便攜一片金陵月。來泛千杯鐵甌春。當時珠翠圍金屋。此日閒花紅躡躅。張好愁吟小杜詩。冬郎怕聽臨淮曲。我亦當年投轄賓。雲漢一見一傷神。不須更唱霜天碧。滿路飛花愁煞人。

載酒尋芳。留髡送客。乃裙屐少年之快事。客有年稍長者。雛妓咸呼之曰乾老。

子以示尊之而不親也。兼葭倚玉樹。應亦自慚形穢。有改唐詩自嘲曰。花酒三千棹。茶園二十年。一聲乾老子。雙淚落尊前。真堪絕倒。

虞初志

李青蓮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此不獨朋友相交如此。男女之交何莫不然。板橋雜記載有江左名士與張元同寢。元轉面向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令人絕倒。予有水龍吟詞云。舊院風流何處。但迷樓而今猶是。春宵一刻千金。名士值錢能幾。自命風流者。當亦爲之恍然矣。

陳洛安京卿。每稱謝驚鴻爲今之李香君。蓋因某尙書欲以重金購之。驚鴻不願。嘉其志也。其實某尙書非開府田仰之流。驚鴻娟秀靜美。雅善音律。又以貞美自命。當似李十娘也。

驚鴻乳名金紅。常從吾鄉茅北山先生學南北曲。乃爲之易名驚鴻。予性喜聲。

初志

律北山每道驚鴻之才藝。心焉慕之。逾二年偶與二三詞客月夜訪之。值驚鴻危坐而吹洞簫。幽閑淡雅。曠世而秀羣。時微風引簫。萬籟都寂。明月滿窗。游魚出聽。疑非人間矣。因贈以詩曰。神交已歷三年久。邂逅相逢倍有情。好是綠窗明月在。吹簫低唱到天明。蓋驚鴻秉冰雪之姿。孤芳自賞。予性亦孤僻。於歡場中常若有所思。故與驚鴻有針芥之契云。

補志

今之善謔者。每以官吏比妓女。以其詔笑事人氣節喪盡也。以吾所聞妓女有賢於官吏者。則爲李翠鳳。李翠鳳初與知縣汪某訂終身。約適有某觀察豪於賈。見翠鳳而悅之。汪某常奔走其門。因勸翠鳳薦枕席焉。翠鳳大罵汪某無恥。立與之絕。旋歸於李觀察。

翠鳳之妹曰小四。艷如桃李。體骨皆媚。尤物也。曾爲某侯側室。因不安於室。復來秦淮。某京卿眷戀之。欲納爲小星。已有成議。其夫人戒之曰。小四前在侯府。

尙不能安。汝能供其揮霍耶。京卿乃止。嗣某俟聞小四在秦淮重張艷轍。有添家聲。函請江南大吏。交官媒發配。某觀察乃以五千金贖之歸。

虞
初
志
補

銀仙娉婷娟好。膚理潔白。年十五。軍事參謀某公爲之梳攏。情好甚篤。每於歌舞筵前。相偎相倚。私語喁喁。倍極憐愛之態。而每因細故。因愛生憎。動生醋海風波。予戲吟向子諲梅花引調之曰。莫猜疑。莫嫌遲鶯鶯翡翠。終是一雙飛。後某公果以三千金贖之歸。

自皖省有徐錫麟之變。黨禍日興。被逮者雖昆弟朋友不敢相救。且有投井下石者。吾於此得一妓焉。曰二寶。二寶居於大行宮。以限於地。不能與秦淮妓女相韻。頑丹徒吳生由京來。一見悅之。遂訂終身約。二寶乃杜門謝客焉。吳生曾游學日本。妬之者乃以革黨誣之。捉將官裡去。二寶上堂代辨。義正詞嚴。證明吳生之非革黨。偵探隊之誣陷。問官不能屈。遂釋吳生。此賢者所難能。不圖於

娼妓中得之。予擬作二寶傳奇以風世。

小杏子丰姿秀逸。裏裏亭亭。有弱不勝衣之態。與某都護情好甚篤。某都護無子。欲納爲側室。小杏以體弱頗厭風塵。亦亟欲嫁之。已有成議。而其母不欲。以爲某都護雖甚豪華。究是旗員。性情習慣。與揚州人不同。力阻之。某都護遂另納他妓。小杏因之鬱而成疾。得肝血而亡。臨終時猶連呼某都護之名。某都護聞之。倍極傷感。出貲以厚葬之一。時曲中諸妓。臨弔者甚衆云。

小銀紅貌不甚美。而妙於辭令。善周旋。廣筵長席間。每使人盡懽。某公子方自費游學日本。素以辨才著。暑假回里時。一見悅之。因攜之東渡。未幾公子得官。費游學美州。復與之偕。玉人一對。雙宿雙飛於新世界中。儼如新婚夫婦之度密月。銀紅本以辭令見長。壯游而後。當成爲女外交家矣。

潘小愛。顏色艷冶。但不善歌。某觀察與某公皆姻之。小愛待某公甚親厚。而待

初虞

某觀察甚冷淡。某觀察不自覺。猶日出其逢迎上憲之手段。以逢迎小愛。繼聞小愛將嫁某公。則對之痛哭流涕不能止。聞者爲之酸鼻。而小愛不顧也。俚語有曰。癡心女子負心漢。某觀察之待小愛。可謂癡心漢子負心女矣。某日予詢某公何時納寵。某公箚諱莫如深。告以已有人痛哭。則嗤然一笑。予曰。哭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必歸公。某公笑曰。恐是哀者勝也。嗣小愛卒歸於某公。

志
小松姿首清秀。善歌崑曲秦腔。某太史見而悅之。以爲溫柔鄉也。小松艷名藉甚。與文仙小愛相頽頏。座上之客常滿。某太史常獨坐他房以待。每至夜闌人靜。始得一見。某太史常語人云。今之官吏。在冷官廳中。聽鼓數椽。始得見面。若冰霜之大人。且有時終不得一見。較之吾默坐冷房間。終得見艷如桃李之笑。豔相去不啻霄壤也。戊申上巳日。孫太史在小松處大醉。酣臥繡榻。不能去。小松不得已。暫時謝客。予口占俚句調之。因聞君酒醉小松家。欲吐還呼滿座譁。

虞

初

志

補

惱煞一班靴兄弟。一齊又顧而之他。一時相傳以爲笑。明日設宴於秦淮畫舫。予復步前韻作俚句一章曰。秦淮畫舫且爲家。絃管聲中笑語譁。酒意濃時含醋意。半因靴弟半因他。小松嗣歸於某公子。公子適鼓盆納小松。後一舉而得二男。曲中姊妹行。皆稱羨之。

丁玉珠。初在秦淮。後移居京江。玉貌珠神。性情豪爽。與論事故。每能談言微中。蓋妓中之有才者也。茅北山贈玉珠聯曰。玉貌偏饒名士氣。珠喉常作健兒聲。予贈玉珠詩云。玉貌珠神自不羣。肯教爲雨復爲雲。紅兒自昔誇無比。更比紅兒媚十分。

薛文仙。頎身玉立。跌宕風流。美艷之名。喧傳於青溪桃葉間。某公雄豪蓋代。常大集諸姬於秦淮水榭。酒酣時。左抱右擁。捉腕抹胸。諸姬皆畏其嬾。惟見文仙。則不復恣肆。非徒妖聲冶色。足以惑人。其才智敏捷。婉變萬狀。有令人樂於降。

心相從者。會真記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於文仙亦云然。

文仙之姊曰文卿。柔曼豐潤。善歌小曲。小曲多男女相悅之詞。又俚俗易解。文卿因之篤於情。與估客李某。有瞞臂盟。客歲除夕。估客商業虧損。不能清償宿逋。假母命文卿親至其家。索花酒費。至則債戶盈門。估客已潛避於下關某旅館。文卿由電話通問估客。知其窘迫狀。淚隨聲下。電話器都濕。估客之妻。因勸之曰。姑娘不必傷心如此。予家每逢三十晚。皆此情況耳。文卿乃以金條脫一雙。並私蓄之百金。盡贈估客而反。假母詢纏頭索得也。無則曰無。繼詢腕上金條脫何在。則曰已爲估客償他債。假母聞之。大肆辱罵。則曰阿母不必窘。予惜予止有金條脫。若有他物。將盡贈之矣。假母無如之何。嘆惜而罷。今春偶於文仙處遇文卿。談及估客事。輒哽咽不成聲。癡情若此。視李娃何讓焉。惜估客非

某生比也。

變童狎客。京華最勝。金陵久無此風。有之則始於陸蘅芳。蘅芳曾赴新加坡演
髦兒戲。名噪一時。其弟小龍長勝。亦名優也。舉家偕來金陵。有招蘅芳侍酒者。
每携其弟偕往變童美女雜沓於歌舞筵前。別饒興趣。

初志補

年來葉子戲之風盛行。都人士泛舟秦淮。每藉此爲消遣物。曲中妓女尤爲擅
長。陸琴仙陸蘅芳皆酷好之。每見諸妓團坐檣櫓。嬌聲雜遞。香澤微聞。玉腕輕
颺。秋波斜睞。較諸淺斟低唱。另有一種風情。至於大家閨秀。學校名媛。每逢宴
客。亦有手談。淫盜交誨。殊屬有玷令名。此文太史所以疏請嚴禁江蘇學界賭
風也。

蘅芳姑蘇人。長於京師。其妹曰芸芳。芳皆善歌。予嘗有詩云。陸家姊妹盡名
姝。宛轉歌喉一串珠。怪底口音清又脆。長於京內產於蘇。孫子瀟太史香奩詩

有云。齒音清脆帶京都。又云清脆鄉音略帶蘇京蘇語音出於嬌婉之口。尤爲清脆。陸氏姊妹既兼京蘇之音。又能以歌喉出之。惜未令子瀟聞之。

虞妓院隸於巡警局。別設巡官一員以治之。諸妓院月納千金於警局。是爲妓捐。某君咏妓捐詩云。賴有皮毛全國計。誓將涓滴答皇恩。風人之旨微矣。

初凡遇國制禮節。用樂設而不作。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客歲國制中。挾妓秦淮者。却有此種景況。自某尙書嚴禁官界軍界學界冶遊。啞樂之風益盛。

客歲興辦公園時。某公以常年經費不敷。建議設秦淮花船捐。每年共約千餘金。嗣因禁止冶遊。生涯寥落。諸船戶公請停捐。諸妓院亦羣請免繳花捐。秦淮之風景日見蕭條矣。

茅北山丹徒人。善岷曲。尤精古樂器。居無定所。不在深山古刹。卽曲巷勾欄中。

也。家貧常斷炊。雖其子亦不知其處。有時欲向阿父求食。北山對之高歌。其子竟不能進一辭。年七十來游金陵。湏陽尙書引爲上客。設音樂傳習所於朝天宮。以保存國樂。自任然猶日在曲中教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夏劍丞觀察贈北山詩。有堪羨絳帷諸弟子。酡顏玉面出燈前之句。然北山每遇俗吏。尙父則又嘻笑怒罵以爲常。殆柳敬亭蘇崐山一流人物。嗣有人控諸學署。謂北山背乎禮法。大江南北女弟子不下千餘人。遂鬱鬱以去。歸著樂說一卷。於樂理多所發明。予擬爲刊行。以存絕學。

謀野集。刪明王穉登所著。稿久不傳。沈太侔輯國學粹編。始採之。有與秦淮馬姬書曰。二十七日發秦淮。殘月在馬首。思君尙未離巫峽也。夜宿長巷。聞雨聲。旦起不休。輿夫泥沒。駁良苦。見道旁雨中花。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陸先生大有俠骨。遂以君屬之。必能出君於險。幸勿過自擢殘。使王生乞茅山道士藥。恐

無益。千金軀千萬自愛。情真語摯。益以見美人名士惺惺原惜惺惺。因亟錄之。
(以上紀軼事)

板橋雜記所載秦淮題咏。有風致。有感慨。余澹心所謂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
畫壁也。板橋續記。隨園詩話。所載題咏。亦多佳作。至秦淮聞見錄。選徵當時名
人詩詞。尤爲宏富。蓋自王漁洋作秦淮雜詩二十首後。作者已如林也。紅羊刲
後。秦淮勝景。稍稍規復。過江名士。廢唱迭和。不乏佳篇。有所見聞。隨時筆記。不
及半載。已得數百首。蓋不獨存一時之風流。亦以寄一時之感慨也。

王漁洋曾作秦淮雜詩。多言舊院時事。當時人競傳寫板橋雜記。曾載其三首。
內有一首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
紀阿男。阿男名映淮。適杜氏。以節聞。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殊
爲綺語之過。漁洋後入爲儀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閭。以自懺悔。(見漁洋詩話)

虞

初

補

又吾邑李訥盦雙調南鄉子詞云。（桃葉渡）名士善清談。渡口桃花帶雨愁。何處偏船雙打槳。珊珊恐有桃根姊妹還。淮水自拖藍。尙有秦時月影涵。我比阮亭來較後。摻摻重憶題詩紀阿男。納盦既生阮亭後。不應再以三百年前之嫠婦與桃葉桃根同咏也。

嘗見薛慰農藤香館小品。有集句贈阿男云。生小未嘗離阿母。願天速變作男兒。此阿男當非閨秀也。

按漁洋詩話所載之阿男。乃國初詩人紀伯紫之妹。其秦淮柳枝詞。漁洋愛其棲鴉流水點秋光七字。阿男又題桃葉渡詩云。波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亦係佳句。至薛慰農所言之阿男。當是同光時人物。

上元秦伯虞題余澹心板橋雜記絕句二首。笙歌畫舫月初沈。邂逅才人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潮忙。十

虞

初

志

補

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洵有漁洋神韻。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也。十三樓當是十四樓之誤。板橋雜記桃花扇院本。皆有一代興亡之感。不僅寫美人名士也。吾邑李吟伯明經題桃花扇院本云。艷說青溪水一鉤媚香樓勝顧迷樓。諸君也自耽聲色。爭怪官家不解愁。玉樹凋殘璧月涼。湖山依樣送降王。南朝亡國都風雅。詩酒乾坤粉黛場。一夕金城鐵鎖開。過江青蓋最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塚。都是情天血性來。

元薩都刺詞云。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近人熊季真詩云。兩戒河山經浩劫。秦淮明月古今存。天下之月皆同。而在秦淮則增人無窮之感。殆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耶。予舊作秦淮懷古詩云。蕭瑟秦淮絕可憐。輕烟淡粉總如烟。多情只有天邊月。曾照南朝歌舞筵。予又有秦淮雜詩云。酣歌恆舞任流

連恁奈從無不散筵。只有秦淮一片月。酒闌猶自照窗前。此則傷心人別有懷抱矣。

虞

初

志

補

任渭長嘗爲周雲將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像。譚仲修爲題虞美人詞云。春風冷向花枝笑。轉眼花枝老。淡烟依舊送南朝。何事美人顏色念奴嬌。天涯一樣文章賤。公子空相見。酒杯傾與隔江山。山下無多楊柳不堪攀。文道希和云。南朝一段傷心事。楚怨思公子。幽蘭泣露悄無言。不是桃根桃葉鎮相憐。若爲留得花枝在。莫問滄桑改。鴛鴦鸕鷀一雙雙。欲采芙蓉憔悴隔秋江。後周雲將亡。扇存其姬人沈栗娘處。栗娘者秦淮名妓也。有香君風竟爲情死。俞蔭甫有詩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有香君後栗娘。易實甫詩云。生無艷福鷗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曹君直翠樓詞云。久娘如此便我作迦陵。要存箇笥芳名字。待君箋入婦人集裏。嗚呼栗娘。洵足爲秦淮生色也。

黃公度夜泛秦淮和易實甫詩云。九州莽莽忽忽走。兩鬢蕭蕭漸漸枯。隔絕蓬萊來附鶴。折餘楊柳可藏鳥。筆留白石飛仙句。袖有青溪小妹圖。猶是人間乾淨土。莫將樂國當窮途。蓋時當庚子之亂。翠華西幸。名士之渡江南也。不減前代。雖秦淮清溪。恣其冶遊。莫愁鬱金。供其高會。而蒿目時艱。不禁感慨係之。

志初板橋雜記謂茉莉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夜之溼花。滯人之妖草。都昌徐變亭詩云。酒闌嬌惰抱琵琶。茉莉新堆兩鬢鴉。消受香風在良夜。枕邊俱是助情花。又吾邑李訥盦詠茉莉(翠樓吟)詞云。枕函薰透。問同夢今宵。花心開否。又最好是秦淮巷口。隔河招手。記簾捲斜陽。新妝巧鬥。可謂描寫盡致。

白門新柳記。海陽許養和所作。成於壬申。記刦後秦淮名妓甚詳。附記白門衰柳。皆昇平舊人。近尙掛籍平康者。尤有滄桑之感。

白門新柳記。題詩最夥。其佳者如王元方伯雄詩云。秦淮依舊水盈盈。五載歸

虞

初

志

補

來百感生。漸喜近時復佳盛。鼓鼙聲變管弦聲。沱江張春陔詩云。紅橋鬢影雜衣香。一曲琵琶最斷腸。露葉風枝可憐甚。瘦腰強學門新妝。全椒薛慰農詩云。白門有客惜芳華。根觸前游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烟花。結伴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重徘徊。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刦後栽。酒榼茶籃載上船。有人艷說散神仙。那知客裡無窮感。多在倡條冶葉邊。東風着意管羣芳。花史修成字是香。此是昇平新記載。批風抹月未荒唐。展卷長吟喚奈何。數株殘柳也婆娑。(附記白門衰柳)漫云老大無人問。記取當年璧月歌。北平丁硯香詩云。又見春風上柳條。夕陽簫鼓水迢迢。南朝金粉飄零盡。舊記依然續板橋。晴波搖盪綠楊絲。畫舫銀燈夜泛遲。惆悵曉風殘月裡。爲卿重譜柳卿詞。江甯陳雲棗詩云。碧玉年華妙入時。徐娘老去也堪思。番風念四重頭數。一卷烏絲絕妙詞。上元姚友梅詩云。青溪曲曲水多情。冶葉倡條管送迎。解作曉風

虞

殘月旬人間惟有柳耆卿。宰相風流憶謝安。重將錦繡換凋殘。夾城一路垂垂發。當作平泉花木看。古歛江海門詩云。南朝金粉感飄零。城角啼鳥不忍聽。快覩昇平傳盛事。白門新種柳青青。

初

又題詞之佳者。上元秦伯虞綺羅香詞云。乞硯題紅裁箋織翠。寫出妝樓新色。波漲秦淮。依舊花晨燈夕。悵往事刲火忽忽。賸逝水韶華堪惜。又今番冶葉倡條。送人都作有情碧。花間燕鶯私語。話到六朝烟水。似曾相識。搓玉吹瓊。一卷烏絲綺格。再休怨粉絮飄零。天付與生春妙筆。怕早晚化作青萍。東風吹太急。休甯楊子顧滿江紅詞云。丁字簾前全不是舊經過處。更休問玉簫金管。綠窗朱戶。裙屐無從尋北里。煙花誰解談南部。只秦淮河水尙西流。情波汎。金粉地須培護。風流藪爭傾慕。累錦囊心血。品題花譜才子文章工附會。美人聲價遭奇妬。問幾人幽怨托琵琶。情如訴。上元劉雨生臺城路詞云。綠波漲滿青

補

虞

初

志

補

溪渡頻年漸吹春。好冶葉含情。倡條寄恨。依舊烟籠月。照鶯聲破曉。喜近水人家。晨妝纔了。青眼爭邀。幾回臨鏡。淡蛾掃。司勳舊曾遊處。悵笙歌兩岸都長寒草。環燕重評。頓楊細數。別有傷心懷抱。板橋再到。且續作羣芳。小名新稿。更祝東風成陰須及早。上元王雪香念奴嬌詞云。玉簫聲裡。驚心頭觸起舊游情。思十載歸來重。問訊水閣朱闌剩幾。蠟瘦偎烟。蟹寒叫月。往日追懽地。青溪無恙。水流終古西逝。畢竟六代烟花。風流艷跡。興廢隨時事。一樣依依堤畔柳。今我來思稍稊。才子吟毫。美人歌板。各有滄桑淚。板橋閒步。與君聊且謀醉。

侯官林述庵題桃花扇傳奇云。江山無恙說興亡。草草南朝夢一場。迸出英雄兒女淚。勝他檀板演西廂。領袖詞壇舊有名。陳吳慷慨兩書生。可憐纔出閹奴醜。從此東林黨禍成。春光不負賞花時。燈影秦淮萬柳絲。惆悵媚香樓舊事繁。欽手贈定情詩。從來巾幘幾英雄。慷慨當筵罵相公。笑看閨兒阮圓海。春燈謎

裡可憐蟲。風流天子說無愁。按拍徵歌菊部頭。花落後庭飛燕子。江山猶帶秣
稜秋。文章無價筆通靈。水碧山青掩淚聽。收拾敗殘棋一局。戲場忙煞老雲亭。
一彈三唱。猶想見南都之舊塵也。

上元許海秋金縷曲云。別有傷心處。儘消磨刦灰金粉。大江東去。樓閣斜陽秋。
易晚。嗚咽青溪如訴。祇衰柳殘鴉無數。龍虎雄圖悲豎子。剩遺編細載閒歌舞。
亡國恨。哽難語。年來烽火臺城路。念無端家山唱破。淒涼誰主似有簫聲聞。
鬼哭。忍憶板橋風雨。慢惆悵美人黃土。繞郭旌旗霜影重。恐將軍愁擊軍中鼓。
早哀絕子山賦。慷慨悲歌可當哀絲豪竹。

中州周星詒。朝中措詞云。畫船明月客衣單。日暮水生寒。白板垂楊門巷。紅樓
臨水闌干。而今寂寞。淡烟疏雨。人在天邊。正是熟梅時節。那堪重客江南。乃
板橋感舊之作也。

虞

初

志

補

張孝達相國著有金陵游覽詩謂兩假江節不暇遊觀甲辰春奉命來與江督議事。公事無多日日出遊以謝客。其咏青溪云。劉江諸大宅一礎不可尋。遺此衣帶水。穠華變清深。稍稍種桃柳。寡薄無繁陰。聊借三人航。寫我五湖心。燥吻甘止酒。茗椀自酌斟。清曠人語絕。時逢禪叢林。烟際聞相呼。三兩歸暝禽。何必牛渚月。已足悵素襟。得享一舸閑。勝擁千鑑金。曠達之念一消塵意。又金陵雜詩云。兵力無如劉宋強。勵精政治數蕭梁。原何不享百年祚。酈毒江山是建康。荒陂野水尙西流。朱雀橋邊繫葑（仄聲）舟。莫道南朝無可念。求書今少大航頭。孟老錄中思汴臺。達摩曲裡鄰城灰。世間少有蘭成賦。便覺江南最可哀。宰相荒嬉夜宴闌。保儀新拜掌書官。春風一半殘桃李。獨有潘郎忍淚看。北橫天塹雪濤吞。東擁鍾山翠壁捫。堪笑謂之無遠致。賞心偏在水西門。（丁謂所作賞心亭在今水西門）耽隱周雷不可攀。棲霞訪古長卿閒。明賢專翫板橋水。

讓與貧僧住攝山。

虞

初

樊雲門和張孝達青溪詩云。沿流入青溪。磷磷俯白石。鴉散蔣王祠。草深江令宅。六朝煽妖嬈。荒怪久成習。蔣妹第三人。云是神君匹。導源是宋玉。神女極瓊飾。張孔卽朝雲。叔寶陽臺客。酣嬉三閣中。坐賴頰與弼。玉女朝朝花。能無外患集。江山如龍虎。王霸由此得。不聞猢兒嘆。全爲桓王策。舉國悅妍華。沓拖遂無力。願持此溪水。一洗金粉迹。

志

又樊雲門調爽翁卜妾秦淮高陽台詞云。雀桁閑花。雉場秋柳。渠儂不解傷春。墮策閑坊。一株紅柏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絲親訪桃根。漫銷魂。三十年來此度纔真。(下略)

洵貝勒蒞金陵時。薄游青溪。莫愁湖。慨然有懷舊之念。在莫愁湖題詩云。風月依然不老春。誰將蘊藉話前塵。鬱金堂畔波如鏡。照澈千秋畫裡人。美麗湖山。

補

更添一段佳話矣。

初志補

嘉興張公東憶舊游詞云。正鳴笳送晚。疊鼓驚寒。重繫吟橈。滿目滄桑。感漸荒蕪綠遍戰壘。蕭蕭板橋幾株疏柳。霜悴短長條。笑社燕歸來。烏衣巷冷。舊隱誰招。魂銷冶遊地。賸古渡斜陽。流水迢迢。畫舫飄零盡。只莫愁湖上。烟艇輕搖。指點遠山眉黛。金粉語南朝。但夢繞空江。鄉心此夕隨去潮。

洪秀全陷金陵時。於秦淮間立有女館。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鶯鶯。蓋咏其事也。

通州范伯子謂秣陵中秋伯嚴以城間勝處在復成橋。約諸公櫂小舟往會。至則風甚。月不瑩。不能望遠。伯嚴遂欲出馬路窮探。而陶公所攜妓尼之。及返櫂。至四象橋。月色轉瑩澈。余與伯嚴徘徊良久。述以詩。詩曰。天高無雲。但有風分。

明璧月紗來籠。淒淒柳路行無窮。糾迴照暗燈微紅。鍾山只在城南東。高下一氣青迷濛。復成橋下煙景雄。到來指點殊難工。吾知陳生興墮空。祇欲急走爭溟瀼。藉非有妓哀疲癃。遂入深深灌莽叢。須臾回舟月色融。歌管寂寞三更終。澄輝朗徹天當中。真鑒毫髮無昏曉。可憐四象橋邊水。正照天涯兩禿翁。

初志補
蕭山任孝和題桃花扇傳奇云。餘春已被燕銜殘。流徵商音賸獨彈。重唱後庭花一曲。內人爭識孔都官。屏山九曲華燈照。午夜淒涼子夜歌。送別秦淮水鳴咽。短衣匹馬獨投戈。曲子新聲譜石巢。紅牙拍板紫檀槽。白門橋上絲絲柳。一別無情送六朝。中使傳宣選教坊。鉏車香滿入昭陽。從教拋却巫山夢。檢點黃絳入道裝。夜半飛沈大將星。冰霜三尺拂青萍。江聲流恨靈旗黯。長古忠魂傍孝陵。烏絲欄字寫冰紝。細譜宮商叶管弦。腸斷一聲河滿子。江南頭白李龜年。哀歌搔首望茫茫。落日青山坐話長。濁酒何能澆壘塊。兩行老淚哭興亡。秣陵

秋色仍如昨。憔悴蘭成感。鬢華勝水殘。山無限。恨一齊收拾付琵琶。

又任孝和送人之金陵詩云。白門楊柳蘸煙低。殘月西風鳥亂啼。醉倒旗亭小
鬟唱。頹唐扶上錦障泥。

秦淮聞見錄載有武進黃仲則中秋夜遊秦淮七古詩一篇。近覽黃仲則所著
之兩當軒集。其秦淮題咏尙有詩詞數篇。因選錄之。金陵雜感詩云。平淮初漲
水如油。鍾阜峨峨在上頭。花月卽今教是夢。江山從古不宜秋。烏啼舊內頭先
白。客到新亭淚已流。那更平生感華屋。一時長慟過西州。又過秦淮詩云。淒涼
苔蘚掩金釵。無復笙歌動六街。回首南朝無限恨。杜鵑聲裏過秦淮。又中秋夜
秦淮水榭臨江仙詞云。三載紅橋舊路。輕塵暗換年華。依然燈火照香車。玉簫
吹子夜。明月在誰家。前度青衫淚濕。重來破帽簷斜。帶人風景又天涯。垂楊

空繫馬。流水有歸鴉。

虞

會稽李元伯題扇頭李香君小影詩云。粉本南朝絕可憐。扇頭璧月尙嬋娟。清流何與人間事。花下長翻燕子箋。傾城一笑太情多。十斛明珠奈若何。畢竟秀才空嫁與。輸他一品顧橫波。秋柳情深大道王。掌中猶見舞時妝。只憐曲裏桃花扇。唐突當年鄭妥娘。

初

合肥李可亭有秦淮雜詩十六首。旖旎中饒有清趣。茲錄其七云。年來夢繞秣陵舟。又作秦淮十日遊。長板橋空金粉謝。烟波猶帶六朝愁。丁字簾前送晚潮。輕橈幾度載紅綃。一聲短笛催歸去。涼月隨人過畫橋。參差水閣俛寒流。面面珠簾盡上鈎。十里新隄楊柳色。美人樓上不知愁。晚風畫舫上燈時。絃管聲中半醉癡。豪竹哀絲聽不得。一腔心事幾人知。纏頭擲盡阮公囊。贏得琵琶半面妝。一曲當筵金縷恨。蕭蕭暮雨怨吳娘。莫愁居處石城西。又向湖亭認雪泥。煙水不知人去久。寒風說與杜鵑啼。詞客梅村舊擅名。曾於詩酒識傾城。可憐踏

補

志

遍秦淮路。孤負江南卞玉京。

元和江建霞題卞玉京楹帖二絕句云。想見衫舒釧重時。玉窗香繭界烏絲。獨愁一事梅村誤。不譽能書祇譽詩。舉舉師師姓氏迷。飛瓊仙迹近無稽。蠶眠小字珊瑚押。莫誤楊家妹子題。又題玉京畫云。愛讀琴河感舊詩。楓林霜信歎來遲。秋風紅豆相思種。定爲蕭郎寫折枝。信筆揮灑妙緒天成。覺余澹心板橋雜記之言益可徵信。

志
初
補
前共客題詩。
桃葉渡在利涉橋旁。按古樂府注。蓋晉王獻之送妾地也。金陵王紹嶽桃葉渡懷古詩云。閒來買棹青溪渡。春花秋月都非故。問到儂家舊姓名。桃根桃葉知

虞

何處記得當年打槳。迎朝朝暮暮不勝情。美人一去隔秋水。風雨猶聞腸斷聲。
無端烟月悲空散。六朝歷盡南朝換。黯黯秦淮慘不春。柳旁艇子何人喚。我今懷古悲荒涼。尋春江上弔斜陽。欲歸渡口歸不得。祇恐愁殺雙鴛鴦。

初

南甘泉毛元徵（乃庸）偕公紹龍燕秦淮舟飲詩云。可憐曲曲青溪水。到此愁心肯暫消。飲博無聊何獨我。箏歌未散不知宵。衆生戀夢爭哀樂。斜月催人墮沉寥。莽莽九州艱一騁。願驂鳳聽仙蕭。又秦淮肆飲詩云。縱有憂虞亦謀樂。巨羅入手已全乾。燈船掠水搖花影。風檻平波逗夕寒。人事瞢騰宜醉眼。天衢幽遠阻塵翰。酒酣不那豪難忍。捉取金丸向月彈。

補

閩縣林穎叔（壽眉）題顧橫波墨蘭（後有龔芝之麗跋語）詩云。分明九畹寫靈均。解佩如逢洛水濱。異代尙書雙合璧。趙文敏有管夫人。老大風流擅畫眉。墨花悟入折釵枝。梅村不遂東山隱。枉及文青未嫁時。板橋雜記謂柳敬亭善說。

書常往來南北曲以彈詞著。長樂謝枚如（章鋌）題柳敬亭畫像詩云。居然傾倒到衣冠。不朽誰知在稗官。老死丹鉛凡幾輩。埋頭遙望敬亭山。蕭然抱膝意如何。好友難題盡短歌。知否昆明灰刦換。國殤遺老紙邊多。（畫有范質君冒巢民題句）

吾邑茅子貞咏秦淮河燈七排詩云。給孤長者普燈傳。撤落清漪的暈圓。竟拔沉冥騰碧焰。頓生歡喜到黃泉。僧伽短帽游行隊。鬼趣長河不夜天。彼岸莫迷關口路。慳囊分破陌頭錢。罡風過去仍爲紙。法界飄搖盡是蓮。里暗獄中聊解脫。大光明界緣因緣。送他北里臘脂澤。接引西方泡幻禪。寒渚乞兒驚照席。火坑妮子對鳴絃。隔開辱井淒香骨。繞出州門燭墓田。一霎曇華留小住。九幽色相現無邊。上流低放婆心細。畫閣遙窺媚眼穿。魔女嬉遊涵鬢影。辟支梵唱雜經筵。幢幢景擾星稀後。艷艷花爭日上前。雙檠恨他旋滅度。橫橋底爾乍團烟。

微波木葉吹秋朗。甘露盆蘭灑佛先。無事中元催去速。明年會看釣魚船。

虞

初

予嘗徵秦淮雜詩於江都梁公約。旋得其復函云。風雨江阜。亂愁如織。愴懷時事。不復能爲綺語矣。前承雅命。搜羅故篋。十不存一。僅得詞一闋。小詩四首。不值方家一笑也。其秦淮秋夜菩薩蠻詞云。湘簾做暝。譎珠歇。雙鬟茉莉頰香雪。何處笛聲柔。水痕衣上秋。燈闌香已蟬。隔檻聞雙艣。雙艣催人醒。羅幃知月明。題龍慧扇頭詩云。姹紫嫣紅中酒天。風尖月小思懨懨。拼將十日江南醉。別後風塵一惘然。劉郭江湖最少年。當歌對酒放狂顛。如今都醒樊川夢。一任青溪柳作絲。翠羽明璫誇小小。玉箭金琯舞僊僊。忍拋後約將人誤。珍重秋宵月子圓。雙玉亭亭泥酒邊。離愁萬疊似增川。秋風趣放江南櫂。況是木樨香可憐。數篇皆風神搖曳。信是才人之筆。愧無烏絲欄格以寫之也。

秦淮雜詩。自王漁洋後。題咏者名作如林。如金壇馮夢華中丞(煦)秦淮燈舫

補

虞

初

志

補

曲云。羅衣初試晚風柔。春盡秦淮碧玉流。芍藥將闌新燕乳。有人催上木蘭舟。
渡口春波故故生。夕陽西畔弔殘英。桃根桃葉今無恙。不見王郎打槳迎冰荷。
初爇文如年。銀甲重調六國絃。消得鬱金香一寸。泥他籠月與籠烟。不羨南唐
照夜珠。銀缸萬點足清娛。一彎眉樣初三月。來鬪青溪最小姑。銀箋俊句更誰
裁。江總樓頭百往迴。火樹銀花開且合。更移一舸鬧江來。孤負詩囊與酒瓢。閒
愁都逐水雲消。鸞膏鳳腦明如晝。搖過蓮花第四橋。棗花簾子望盈盈。一抹梨
雲浸玉笙。燈影似人人似月。十分圓處不分明。北斗初斜六柱移。衣香鬢影正
參差。中央四角垂珠的。省識盤中白玉詩。邀笛人歸蠟炬殘。夢回閒煞曲闌干。
玉繩轉後微雲澹。小簞輕衾各自寒。雲一窩兮水一梭。九華影裏得春多。酒闌
歌歇斑鴐遠。贏得檀郎喚奈何。又上元秦伯虞太史(際唐)咏秦淮燈舫曲云。
桂楫蘭橈不染塵。夕陽漸有喚船人。沿堤種遍新楊柳。留得南朝劫後春。棗花

簾下一停橈。澹雨輕烟過板橋。弄笛更無桓子野。小鬟隨意學吹簫。綺夢年來
薄似雲。石城楊柳易斜曛。雜花一夜春生樹。添得揚州月二分。衣光鬢影眼模
糊。扶醉歸來客思孤。猶有幾株舊時樹。櫓聲驚起後棲鳥。又淮安莊夢蝶。(培
孫)秦淮雜感詩云。秦淮鳴咽水聲酸。九曲青溪月一丸。恨煞南朝阮司馬。誤
人猶甚孔都官。舊事追維劇可憐。梅花孤塚大江邊。平章逃去降王死。閑煞春
燈燕子箋。赤欄橋畔柳絲絲。歌吹聲中月上遲。清絕漁洋懷妙句。棲鴉流水阿
男。詩氣節爭成復社名。天涯寥落哭侯生。可憐一柄桃花扇。却是人間血性情。
供奉南朝老妓師梨園法曲艷當時。舊人只有何戡在。淚落延陵祭酒詩。又秦
淮感舊詩云。題壁猶存舊畫箋。月光如水柳如烟。秋娘已老紅兒嫁。錦瑟樊川
尙少年。絕俏張家浮沈腰。新詞曾譜念奴嬌。美人一舸歸何處。冷落青溪長板
橋。

虞

初

志

補

近來見有秦淮題咏其佳者卽錄存之。偶於民吁日報見秦淮七律一首。下署三石投稿佳作也。詩曰：秋月平分柳色黃。酒樓弦管韻淒涼。歌翻舊部春猶暖。魂斷南朝夢亦香。玉樹花痕亡國淚。板橋人迹五更霜。可憐一掬燕支水。淘盡英雄付夕陽。

李符曾咏秦淮燈船好事近詞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又踏莎行詞云：游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於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毗陵汪逸雲詩云：蔣山蕭瑟夕陽遲。白水橋梁憶舊詞。何處笙簧彈夜曲。青溪明月小姑祠。秋風空悵桓伊笛。衰柳全迷江令居。惟有隄前萬楊柳。荒烟冷雨六朝餘。

莊眉叔訪江總持故宅詩云：嗚咽青溪水。江頭浣白沙。敗牆巢鬼蝶。古樹集神鴉。石引牽牛草。窗明朱雀花。後庭歌舞散。冷月不能華。又紀遊示汪山人詩云：

離懷別緒亂如絲。牋有餘情付酒卮。秋水夕陽紅板渡。畫船烟柳白門詩。松寮塵暗無人到。竹逕雲歸有鶴知。別後汪郎莫惆悵。春來潭水費相思。

新建吳次梅著有願長醉齋詩稿。其泛舟秦淮詩云。地老天荒牋此台。幾人還爲釣魚來。扁舟坐愛風光好。無主桃花歷亂開。江陰金淮生稱爲此種神韻稿。初
中變格。

秦淮楊氏有停艇聽笛水閣。薛慰農題聯云。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遊。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雅集。九曲晴波。一簾夢影。樓台依舊好。且消受東山絲竹。南部烟花。

數年前校書室內集句嵌字楹聯甚多。近則甚少。其可傳誦者。如秦伯虞贈鳳仙聯云。鳳兮鳳兮。仙乎仙乎。薛慰農贈愛卿聯云。爲愛餘春培芍藥。認卿小影是桃根。又贈巧雲聯云。燕子鶯兒都讓巧。蕙香蘭氣聚成雲。又集句贈綠卿云。

虞

初

綠淨不可唾。卿言亦復佳。方澤山贈金紅聯云。掌上舞爲誰容。金縷衣君莫惜。
江南春有何好。紅豆子最相思。劉廉軒集句贈明仙聯云。不知明月爲誰好。莫
辨仙源何處尋。趙銘辛贈小杏聯云。小鳥依人入懷裏。杏花留我嬾江南。予嘗
集句贈石金聯云。我心匪石。其利斷金。集句贈某校書聯云。秋水爲神玉爲骨。
雲想衣裳花想容。

又祥舟周文之贈富金聯云。我富才華卿富艷。兼金身價斷金情。運俗字而使之雅。尤不可及。

何廉訪秦淮雜咏斷句云。平分虎踞龍蟠地。半著鶯愁燕惱人。又能消六代英
雄氣。漫博三生薄倖名。又都昌徐燬亭秦淮斷句云。流水未消亡國恨。落花都
是美人魂。皆能妙句天成。

周櫟園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

補

虞初志

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見江陰金淮生粟香隨筆。江寧程一夔著有金陵賦一卷。搜羅宏當。文亦典麗。其紀載秦淮一段云。重以桃葉爲靡曼之叢。秦淮爲麗都之藪。水榭河亭夾岸而處。荃璧雲蜚。櫓艤輶舉。公子詞人。此焉清暑。（中略）外有歌台舞閣。悅性之鄉。南曲眉娘之宅。盧家少婦之堂。嬋娟此豸。弦服靚妝。螢纖垂髻。寒泊憑欄。僂才齊敏。和適心腸。獻倩程蠱。鑑頬蝶狂。縱縱莘莘。此焉中藏。（中略）其樓船則綺錢廻檻。步櫨清箱。彫楹棼蓀。檀几銀牀。珠簾錦幕。玉塵琴囊。致飾綵緻。鋪陳熒煌。試登舟以曉覩。若詣畫閣與華堂。於是招頓老。邀妥娘。泝中流。集羣芳。矯筵啓仙樂。張命姬。娥使秉燭。詔杜康而驅愁。酣喝月之拇戰。起遏雲之歌喉。其豪雋則有蕭翼徐冒錢王之流。其狎客則有張吳盛沈宋柳之儔。巾簪兮紛綸。蜜釀兮盈尊。瓠瓜果兮碧琅玕。裝茉莉兮籃景翻。

香風颯纏滯魄蕩魂。蓋牙檣錦纜磊砢叢蒼。若光若滅。達旦不絕者。常相羊乎。十里之外。

虞

初

志

補

吾邑李訥盦鬢雲鬆詞云。青溪寒紅板壞。舞袖拋殘。此處無聊賴。驚地兵戎搘粉黛。誰占殘春。又長瓢兒菜。(蔣超過舊院詩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憶湘蘭尋卞賽。舊日烟花管甚南朝派。一幅新愁無地賣。破屋頽垣倚在斜陽外。又沁園春詞云。好個秦淮。而我來遊。何其太遲。正脂香粉蓋綠封苔蘚牆腰瓦縫。紅逗花枝日麗風甜。山溫水軟。莫把繁華憶昔時。長橋處恨憑欄獨眺。不見蛾眉瓊簫。今夜愁吹。問何處重尋沙嫩兒。記青衫舉子珠簾醉酒。白門名士畫舫題詩桃葉重生楊枝再種。憑仗東風好護持。平康里盼昇平弦管點綴昌期。此乃刲後過秦淮舊院之作也。又同陳綺堂封翁等飲於旂亭並放棹青溪掃花游詞云。秋風乍起喜利涉橋頭。嫩涼時候樽中攜酒爲白髮蒼

顏幡然兩叟。揮麈清談。饒有詩朋勝友。憑欄久。問潮比閑愁。溪痕減否。吟舫來左右。倩柔艣枝枝。秦淮渡口。青衫消瘦。任湘簾畫檻。清歌正溜。貪指浮嵐。(一謂蔣山)宛似蜿龍雲走。漫歸驟蟻前灘。夕陽疎柳。

郭楚生自題青溪款夢圖遇陂塘詞云。問青溪露桃烟杏也。應爲我儻憊蘭舟。不管東風大掛却蒲帆便走。歌折柳問底事。千卿春水鱗鱗皺。悲歡亦偶且叮囑斜陽緩歸鍾阜。一醉尙能彀。江湖夢。我已年來作(去聲)透。那堪夢了還又。故人三五情深處。極肝胆輪囷各有寧忍負。況鏡裏雙眉。箏上雙纖手。酒痕易舊。但重話江南。庾郎腰帶也要自今瘦。又再題青溪款夢圖臺城路詞云。靡蕪瘦盡春波懶。天涯俊遊何處。照影驚鴻。收香小鳳。曾侍舊時尊俎。風萍小聚。有翠罌傳籤。紅巾寫句。一晌蘧然。當年那識別離苦。江南酒人無恙。便黃金散盡難買遲暮。羅隱無成雲英早嫁。翻羨名花有主。歡場細數記燈背私盟。眉

虞

初

志

補

心軟語喚醒梨雲。紙窗深夜雨。真州陳孝起題楚生青溪款夢圖詩云。不學荀奉倩翻成馮敬通。爾來遊子夢多與故人同。狼藉隋堤柳。飄零白下蓬。那堪百年後。一例泣沙蟲。楚生又有題青溪感別圖金縷曲詞云。九曲青溪水。買吳船。筆床茶竈。偶然安置花底琵琶冰弦急。逗得春愁旖旎。要鎮日當花沈醉。過眼雲烟難捉摸。恨東風吹老垂楊細。鶯與燕。那知此。書生落魄渾閑事。莽回頭十年夢覺。揚州書記。采曲春屏仍無恙。依舊雲階月地。只少個燈邊羅髻。金盡牀頭裘敝了。賸填胸塊壘。縱橫起離合事。等閑耳。

楚生著有五十絃錦瑟樓詞四卷。丙申之歲予始來金陵。曾共飲於問柳酒肆。其詠秦淮之作頗多佳句。如夏夜同公約瘦生泛舟秦淮玲瓏四犯詞云。烟柳弄涼水萍催晚。清宵休更辜負。箏蓬輕似舊。三兩人能受。冰甌小團細淪。更何用雪桃霜蘿。鍾阜雲低畫橋風軟。眉月照人瘦。年時翠樓沈醉。記春屏按曲。

處

初

志

補

拋盡紅豆。鬢絲催綺夢。畫燭消殘漏。彩雲已散纖波綿。怕重顧。笛牀歌袖君記否。柂杷下瓊扉共扣。又中秋夜秦淮謳。集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好。今夕更圓些。離人雖自惆悵也。共惜韶華滿。注玉參差。分付兜羅縣手。扶醉撥琵琶。一曲幾回顧。雙靨暈紅霞。眉樓顧白門。寇在誰家簽名鳳紙。河上盼斷七香車。一半粉雲脂霧。一半箏心笛語。秋思在萍花。歸去更何事。烟水艣嘔呀。楚生作有浣紗詞十闋。皆咏金陵勝跡。自叙云。頻年浪跡。隨處爲家中間留滯石城。閱時稍久。賓朋文酒之會。山水春秋之遊。亦於斯爲盛。蘭陵息影。棖觸舊歡。發爲曼聲。付之舊雨。嗟夫。情天易老。往事成塵。今夕夢魂定在蔣山雲斷處也。其咏秦淮水榭云。玉撥珠弦夜未休。滿湖燈火放蘭舟。是鄉端合號溫柔。粉黛三千新按隊。朱簾十二半垂鉤。素心花下看梳頭。又秦淮感舊(一萼紅)詞云。莽天涯。問蘿蕪幾許。遙斷莫愁家。屏角釵聲波心燈暈。相約吹老韶華。漫問

訊舊時鶯燕。怕西風懶護。斷腸花鏡碎。鸞孤。爭涼雁苦。瘦損養鴉。不信題橋司馬。又殘衫破帽。來聽琵琶鐘鼓。清時。觚棱往夢。空牘雙鬟風沙。便瀉盡綠尊銀斝。但清愁日送月鉤斜。斜月送人何處歸艤。咿啞。

新建夏劍丞著映盒詞一卷。其秦淮感舊早梅芳近詞云。蜜釀蠻杯浮蟻。蒨袖擎扶起青簾。白舫雉堞春深醉紅裏。映山黃帽側。掏月金罍洗。漸林間櫂燭燭。妖艷照眉際。這歡娛一霎事。縱酒拚人棄。玉盤嬌樹別後桃鬢最堪記。繚牆殘柳在。錦席飛花膩。更傷心。迸隄瓜蔓水。又秦淮舟中綺寮怨詞云。喚酒城陰拏醉冷。風微蕩舟。度水曲繡幌凝香。空花裏半見紅樓。誰家飛腔玉笛。蛾眉細黛色雙歛愁。弄素弦怨抑秦聲。龍香撥傍醫初障。羞舊事暗隨淮流。黃娥出座尊前。醉困扶頭。串明珠喉。倚歌袖寫繁憂。梅脂漸欺霜鬢也。笑我恨盈眸。燈殘宴休。鳴鶗放轡去。難再留。

板橋雜記謂顧橫波善畫蘭。歸合肥龔尙書後。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書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高郵夏玉廷題顧橫波寫蘭柳梢青詞云。春去天涯。江南哀怨。定屬誰家。想見臨時。無多幾筆。玉腕微斜。風流翠袖烏紗。空賺了尙書鬢華。扇底香消。眉邊黯淡。愁對湘花。玉廷又有咏畫舫百字令詞云。便過十里亭台。三更燈火。別有停橈處。夾岸青樓人不寐。珠箔斜通波路。(此一句的是秦淮夜景)載酒豪情。傳花韻事。風雅誰爲主治。遊散後。短蓬來聽疏雨。玉廷又有南浦(秦淮惜別圖茶農爲某校書作)詞云。魂已黯然銷。寫愁心。認是柳灣蘋渚。烟綠渺無邊。渾忘却前夜落花流處。蘭舟凝滯。分張怕趁斜陽暮。酒半停歌人漸遠。莫誦江郎詞賦。誰知此別難。逢犯塵沙便作塞垣羈旅。紅粉也飄零。休問舊日陳娥衛女。清淮照影。倘留得天外驚鴻住。有客曾從此逝。竟不識江南歸路。(茶農沒於潮陽)

虞

初

志

補

文道希秦淮有所贈（疎影）詞云。涼蟬隕葉。正碧波渺渺。秋在城堞。酒所淒涼。
相喚移船。華燈掩映佳俠。宜城放客多愁思。寫不盡琴心三疊。數合歡製就齊
紈。誰料未秋先篋。坐對江湖興杳。便當自此去。同理舟檝。却恨青銅華髮星
星。那稱絳脣丹靨。縱渠自向空王懾。恰難忘撤花香裏。甚四弦解訴飄零歌畔
淚珠盈睫。（宜城放琴客詩見顧況集記柳惲事吳夢窗詞曾用宜城放客字）
又南樓令詞云。泛秦淮春水方生。却想歡期渾似夢。憑綺語駐芳塵。

涇縣翟楚材秦淮雜感詩云。九曲青溪漲碧波。往來遊楫疾如梭。算來只有秦
淮水。占得南朝艷跡多。

朱雀橋頭夕照紅。年年鬢影怯西風。記從賭罷旗亭咏。怕聽尊前唱惲公。

門存集作於庚子亂後。一時渡江名士。倡和殆遍。作者凡六十二人都五百八
十首。當時予亦有和作。今歲予編秦淮感舊集。將脫稿矣。爰取其秦淮題咏以

虞

初

志

實予之詩話。武陵陳伯弢與陳伯嚴吏部楊範甫孝廉張伯純部郎陳梅生監察袁叔輿戶部夏彝恂楊詰甫俞恪士壽丞四觀察飲秦淮酒樓詩云碧瓦青樓映白門。江南猶有莫愁村。脫冠捉烏杯壺急。隔水飄燈竹肉喧。歌歎盡傷朝士氣。滄桑重聚故人魂。興酣酣奏雲台議。却愧今吾舌尙存。義甯陳伯嚴酒集東關河廳詩云秣駒履鳥爛盈門。俯檻魂迷鷗鷺村。虛幌乍含林氣潤。當筵暗覺酒盃喧。人間事托支離叟。水調歌飄窈窕魂。岸柳朦朧舟月細。板橋歸及柝聲存。又飲秦淮酒樓聞陳梅生侍御袁綏瑜戶部述出都遇亂感賦云狼號豕突哭千門。濺血車茵處處村。敢幸生還攜客共。不辭爛漫聽歌喧。九州人物燈前淚。一舸風波刦外魂。霜月欄杆照頭白。天涯爲念舊恩存。長沙袁叔輿青溪畫舫曲云胭脂水浸赤欄門。羅綺雲圍蹙鵲村。鴛蕩蘋烟蘭槳密。鶯嗔桃葉柳風喧。銀階香溼珊簾月。玉鏡燈深粉閣魂。人散夜闌露暗露。燭花猶映臉霞存。

廣

初

志

補

又伯嚴招同梅生彝恂詰甫伯純伯弢恪士集金陵春西殯詩云。絳樹銀河讌。
白門高城霞綺散江村。九州雨集英靈接。四座雷轟笑語喧。愁盪騷腸千日酒。
艷摩花骨六朝魂。風漚枉用傷離後。定在人天萬劫存。又連日諸公招同梅生
侍御水榭飲集詩云。碧幌紅燈水閣門。渡頭桃葉酒家村。三生杜牧豪情劇。
十日平原痛飲喧。殘夜星光沉雨氣。夕陽花影送秋魂。舞衫歌袖青溪夢。他日相
逢蔓草存。漢壽易寶遊舫宴集詩云。鏡作屏風簾作門。鳥啼鳥夜晉時村。殘
脂臘粉三篙膩。豪竹哀絲四座喧。如虎如龍名士氣。驚魚驚雁美人魂。六朝無
恙惟烟水賣菜傭。知幾個存。又卽席再賦云。重見尊前寇白門。新詩哀怨比梅
村。略同天寶宮人病。豈學宏光復社喧。錦纜白鷗三尺水。烏衣朱雀六朝魂。東
南人物多凋謝。此會今年是告存。江陰繆小珊青溪卽事詩云。女俠今無寇白
門。詩豪並少杜茶村。琴尊北海聊驅寂。絲竹東山亦厭喧。畫舫疎燈猶在目。板

虞

初

志

補

橋流水自銷魂。青溪一角誰煊染。除是清湘與目存。又詩云。楊柳新枝又白門。
無煩歌笛傲山村。尋來佳境消長夜。教就清聲壓衆喧。玉甕酒濃春盎盎。金爐
香滿氣魂魂。板橋雜記秦淮錄。前輩風流可尙存。湘鄉張伯純伯嚴招飲秦淮
酒樓詩云。萬古悲秋此白門。月籠疏柳尙搖村。京華歷劫人還在。（謂霖恂梅
生叔興）水榭聞歌夜更喧。半壁河山容避地。十年哀樂總銷魂。六龍何日回
天馭。愛國孤懷每飯存。又楊詰甫觀察酒集東關河廳詩云。小集青溪月在門。
畫船歌吹傍江村。酒波遙注多能飲。海水羣飛未覺喧。六代雲山成醉夢。九州
風雨黯吟魂。閒居謝客兼緘口。物外逍遙爲道存。彭澤歐陽笠齋客座遇舊妓
感賦云。十日朋簪醉白門。如來世外避秦村。烟塵過眼誰猶記。畫舫徵歌夜尙
喧。妓到秦淮工感逝。客談天寶易銷魂。桃花何幸生仙地。劫後能留笑口存。善
化孫姬瑞伯弢同年招飲秦淮酒樓詩云。一曲青溪畫閣門。殘霞明滅柳邊村。

當筵歌舞醒還醉。隔水樓臺靜不喧。濁酒暗澆名士淚。幽花疑是莫愁魂。興酣誰唱旗亭句。座上元龍氣尙存。一時名作美不勝收。蓋當庚子之亂京華不守。海內騷動。賴劉忠誠與各國定東南自保之約。江南得以晏安。名士之過江者。尙得於秦淮青溪間度唱迭和也。(以上紀題詠)

國雪樵居士之秦淮聞見錄。鄭醒愚先生殿諸續志爲之生色。僕嘗閱萍梗先生之秦淮感舊集。對勝跡憑弔古今。借美人而澆塊磊。滿目琳瑯。令人愛不釋手。茲既有此編之輯。不揣冒昧。採而錄之。雖不敢頑頡古人。然有此傑作。藉堪增其身價多多矣。甲寅仲夏姜泣羣識。

莊叟技力

清涼道人

嘉興萬永元者素多力。後學武藝於少林僧孤雲。遂以拳勇著名江浙間。自號萬人雄。從而習藝者以百計。一日率其徒教技於東塔寺。觀者如堵。永元自銜

其能知其奧妙者或歎嘗之。有老叟攜一童子約十餘歲在旁耳語曰。手段亦有來歷。但破綻多耳。聞者皆駭。永元知之叱叟曰。汝係何處人。敢來譏我。叟遙謝無有。童子以永元聲色俱厲。因忿然曰。汝技僅如此。而敢於行教。故吾與老父偶論之。今汝發言驕慢。意欲何爲。叟頻以目示。而童不肯止。永元曰。汝敢與吾較技乎。童遽曰。有何不敢。但此地偏仄。難以展舒耳。時已薄暮。永元約明日至教場相較。問其籍貫。答以姓張。長興雉山人。因女將出嫁。故來此買物。寓於舟中。晚間當去。今君欲見教。又遲歸一日矣。遂相訂而去。永元使人伺察之。則其舟泊於宣公橋畔。尚有伴侶二人。見叟回方。欲理檣解纜。叟止之。告以明日興萬較技。而怨童子多事。以致遲留。然於較技絕不商量。若裕如也者。探者回告。永元曰。何物么麼。敢與吾角。而心亦敬備之。次日至教場。則叟與童先在。迎而謂之曰。吾欲遄歸。故候之久矣。君欲角力乎。較拳棒乎。比刀鎗弓劍乎。所事

惟命吾父子遵教焉。永元見叟耀而童稚。因曰先試力。教場有石墩。中通一洞。約重四百餘觔。蓋操兵時用以樹大旗者。永元兩手掇之行十餘步而墮於地。觀者噴噴驚歎。叟使童試焉。石鉅人小。僅可離地。而礙足不能行。遂置之。然手掇處。指已入石半寸許。石雪霏霏落。衆皆駭然。叟笑曰孩童不中用。乃爾。手提石擲之空中。落而陷於地者盈尺。復提起置諸原所。永元自謂拳法無雙。欲與較。叟曰吾筋骨久憊。展動爲難。且手重恐或傷君。吾今但立於此。任君來撲可也。因凝立於演武廳之月臺上。永元竭盡所能。欲揮而撲之。拳腳將及。叟不舉手。而微搖其身。永元不覺退走二丈餘。叟挾之曰君不致挫跌。平日工夫亦深。今尙欲較何技乎。永元更請試棍。叟命童與較。而諄囑其不可傷人。童唯唯。兩棍飛舞。宛若游龍。忽格然有聲。一棍飛起高數丈。落於飲馬池中。視永元則空手矣。永元大慙。揖而謂叟曰吾習技十餘年。自謂無敵。今輸服於叟矣。然

叟之師係何人。而精妙至此。叟不肯言。拱手將別。適有兩鳩鳴樹間。叟顧謂童曰。船中無物下飯。盍取此以佐午飯。童探懷中出小矢二。除指上鐵環。貫矢於中。而次第以指抵之。矢去如飛。轉瞬間鳩皆墮地。遂拾之從容而去。永元送至河干。則二人者已操艤以待。問叟羸紺何如。叟答以萬君絕技。非吾所及也。與永元握手珍重別。同童子下船。舟行疾如奔馬。頃刻已杳。永元惝恍不甯者累日。後晤其師孤雲。述遇長興莊叟事。孤雲大驚曰。此吾師叔也。技與力迥絕同輩。吾師亦遜之。幸其少時曾於神前設誓。永不傷人。故汝不致受虧。否則殆矣。永元自後不復事拳棒。業商販以終。